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 绿色和平组织合作项目  
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人类学调查报告

# 外地人个案访谈集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2003年9月

## 目 录

访谈个案一：石师傅.....	3
访谈个案二：郭师傅.....	5
访谈个案三：李师傅.....	6
访谈个案四：李生.....	8
访谈个案五：周生.....	10
访谈个案六：田生.....	11
访谈个案七：孟师傅（及孟妻）.....	13
访谈个案八：宋医生.....	15
访谈个案九：许生一家.....	17
访谈个案十：岳姓夫妇.....	19
访谈个案十一：汤师傅.....	20
访谈个案十二：李某.....	21
访谈个案十三：陈医生.....	23
访谈个案十四：张师傅.....	24
访谈个案十五：李先生.....	27
访谈个案十六：李某.....	29
访谈个案十七：吴某.....	31
访谈个案十八：陈某.....	32
访谈个案十九：李某.....	34

访谈个案二十：张某.....	36
访谈个案二十一：李老师.....	37
访谈个案二十二：秦某.....	39
访谈个案二十三：王某.....	41
访谈个案二十四：甘某.....	42
访谈个案二十五：刘某.....	44
访谈个案二十六：李某.....	45
访谈个案二十七：沈某.....	47
访谈个案二十八：肖某.....	48
访谈个案二十九：吴某.....	49
访谈个案三十：李大姐.....	51

[注：本集所有个案均按国际学术惯例对真实人名和地名进行了处理。]

### 访谈个案一：石师傅

【这是华美村中很常见的那种连成一片的老房子，就在镇中心市场偏西的地段。在这样的老房子群中，本地人和外地人杂居在一起。石师傅和其他人一起合租了这套“下山虎”，房租是 330，一共有四个耳房，每个耳房住 1 - 3 对夫妇，平均每对夫妇交 40 元左右。房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四四方方的土陶瓷地板拖得发亮，进门需要脱鞋。我们刚进去时，女人们正在洗衣做饭，而男人们正在里面的耳房里填写六合彩。我们等了大约 10 分钟，他们才从里面出来。过了一会儿，石师傅也从外面回来了，很快地洗完澡，也加入了我们一起聊天。

石师傅看起来很年轻。或许由于在深圳和东莞那样较为发达的地区呆过，他显得很大方，明显没有在外来工身上常见的自卑和畏缩的感觉。身上穿的衬衫和裤子质地相对也要好些。】

我是四川达州市郊县人，今年 28 岁了。我刚过来这边不久，还没到半年。高中毕业后，我在家呆了一小段时间就出来打工了。以前我都是在深圳和东莞做

泥水匠，现在那边开工不足，一个月要歇上 10 多天，实在没有钱赚，我和这里的同乡联系了一下，觉得这边还好一点，就来了。

我现在在贵屿这里做搬运工，主要是上下车，辛苦是辛苦，但是每月大约能赚上 1000 - 2000 元钱，比在深圳闲呆着强。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有不少工作可以选择，但是我还是选了这个。这个虽然比较辛苦，但它对我们健康基本没有损害，而且多做一点就可以多拿一点，不象在那些工厂里做工，每天的工资都固定不变。我妻子在本地人开的一家餐馆里打工，上班时间很长，早上从 9:00 上班到下午 2:00，下午从 4:00 一直干到晚上 12:00，工作也很辛苦。她的工作本来是包吃包住，但是我们肯定要住在一起，而且她也吃不惯当地的那些东西，所以那待遇基本上也都放弃了。她一个月的工资是 500 元，我们两个加起来一个月一般也就 2000 元的样子。除去我们房租、各种证件费用、买水、伙食还有其他费用，一个月能省出 1000 来块钱。

我只有一个女儿，现在才 3 岁，寄在她外公家里养着。她外公很能赚钱，因此我倒是不用寄钱给他。我兄弟姐妹一共有 5 人，大哥也出来了。但是我的三个姐姐现在都在家乡，可以照看我父亲。我母亲过世很早，父亲年纪也大了，好在三个姐姐可以轮流照顾，每年过年时我们都能寄一些钱回家去。说实话，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我父亲生病，那样的话我们肯定要回家去照看，就很花钱。

我倒是不想再生一个，我们那里是郊县，不像他们（他指了指在场的几个同乡）超生一个只罚几千块钱，我们那里生二胎要交 20000 多元，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了孩子，从小抚养大，至少要花十几万块钱，有了这笔钱，我觉得做做生意，或者干点别的多挣点钱，将来老了也有保障。如果老的时候没有钱，有再多子女也没有用啊。现在有很多子女不孝顺的，尤其是如果老人没有钱。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可以了，我只要能够挣钱就行。他们（指本地人）不给我劳动保障，我可以自己买。我现在买健康险和意外险，35 岁以后，我就加买一个养老保险。我也不担心其他的。

说实话，我还真的不喜欢这里的本地人。你看看这些本地人，上高中的没有几个。很多人小学都没有毕业，素质很差。这地方本来风气就野蛮，这样一来本地人就给人感觉很不好。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他们也没有什么人情味，要你做工的时候就叫你，不要你工作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一声。我认识一个人，给老板做了 3 年工，就是因为和老板一点口角就给炒了，什么都没有补给他。当月工资还给扣了一点。

再说了，这里的环境就不用说了，我还真的没有去过比这个地方更差的地方了。空气不好、水也不能喝、治安又混乱，每天都有人出事，什么打外地人的、抢东西的，每天都有。你们以后出来做暑期实践，就不要来这种地方了，这样的地方真的没有什么好。

我本人是肯定不会长期呆在这样的地方的。至于短期，得看看这里有没有钱

赚。打工、赚钱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像在深圳东莞那样开不了工，地方再好也呆不下去。如果短期内这边赚钱还不错的话，我就呆下去。至于长期计划嘛，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到家乡去，做做小生意，或干点其他的。家里毕竟要好些。

### 访谈员补记：

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外来工。他们学历相对较高，去过比较多的地方，接受了较多的现代意识，在子女抚育、未来保障意识方面和传统的外来工有较大不同。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敏感性也比较高。像石先生就会选择一种相对对自己损害较少的工作来做，而不是有一种工作做一种。

### 访谈个案二：郭师傅

【这是龙港的一个大型社区，原来分属两个生产大队。西边这一半，大部分的当地人已经撤出，而租给外地人居住。东面一半，还有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房子住着当地人，其余都出租。出租屋中，住的大部分是四川人，间有少量的湖南、江西和湖北人。我们因为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来到这里，发现了这个大型外来工社区，并通过江西籍的访谈员找到了一些来自江西的外来工。

郭师傅的租住的是一套“下山虎”中的一个侧房，房子很小，大约 10 平方米左右，但是由于只住他们一对夫妇，倒也不太拥挤。屋内陈设极简单，一张地铺，一张小方桌和两条小方凳，还有一套简单的厨具，这就是他们所有的家当。】

我在龙港的塑料厂里做塑料切粒机的操作工，工作不算复杂，但是比较辛苦，而且需要三班倒，因此自己的生活很不好安排。我做这个已经有四年多了，一直在这个厂里做。我的一个同乡先在这里做，后面把我介绍过来。这个厂有不少我的同乡，大家可以相互有些照应。由于三班倒，我基本上也没有时间出去玩，因此我认识的同乡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厂的。

我在厂里操作那个机器，现在是夏天，比较难受一些。我们厂做的那种塑料，是含有甲醛的，有毒性，连带口罩都没有用。夏天时间长了，整个工厂都是那种味道，很难闻。而且那种机器，由于要融化那些塑料，一开机就是 200 多度的高温，夏天在那里操作机器，时间长了就特别热。我刚来的时候特别不习惯，整天喉咙都是干的，非常想喝水，过了好几个月才适用过来。到后来工厂里都装了很大的电风扇，也装了几个换气扇，条件是要好一点了。不过，就是现在，如果有时要加料之类的，过上半小时一小时会停一停，那就没事，有时一开机就好几个小时不停，那也很难受。

我们工厂有 3 台切粒机器，每个月要生产几千吨，算是还比较大的。我们工人也有三四十个人，不是很固定，有些人是临时找的，固定的有 30 多个人。

我的工资是每天 30 元。因为我们是三班倒，因此我们也不用加班，到时候去就行了，如果临时有什么事，还可以让老乡顶顶班。在我们那里，工资就包括全部了，什么补助、奖金之类的都没有，除了过年的时候有个几十块钱的红包，平时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的工资还都是一年才领的，平时就发个 200 块钱零用钱，再扣除我在工厂吃饭的 150 块钱饭费。这样子其实也好，后面可以多拿一点，省得中间花掉。但我现在有孩子了，才给这点钱就很让人难受。你看我这个房子，一个月就要 60 块钱，加上每月水电要 10 多块钱，还要交那些什么卫生管理费，现在小孩这么小还要营养费用，一个月 200 块钱真的很难受啊，好在我们前两年还省了一点钱，要不然现在真的过不下去。

我老婆去年生的是一个女孩，现在还小，她就只能在家带小孩。以前她在陈店的文胸厂里面上班，一个月也能赚上 600 多块钱，这样我们的钱就多些。但是现在她只能呆在家里。我们还想要一个儿子，还想再生一个。我们在家里也有一个女孩，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她爷爷奶奶带着，我每隔一点时间都要给她寄钱回去。这样我现在的钱就更紧张了。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做？因为在这里还是要划得来一些，在我们家乡，每个人只有 3 分地，一年却要交 100 多块钱。在家里种那点地，一年还不如这里一个月的工资呢。但是说实话，在这里打工挺辛苦的，我还真的想回家。如果我们下一胎生的是男孩，我们等他稍微大一点，他妈妈也可以工作了，我们赚两年钱，就回家去。算起来，我还要在这里再做 4、5 年吧。

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啊，当年就是没有好好读书，不过家里那时也没有钱。所有我没有读完初中就出来了。我弟弟读完高中，考上一个委培指标，但是那个就特别贵，我们家又出不起。于是他也出来打工了。但他有高中文化，做很多事情都很不错，他现在就比我好。我将来也没有什么指望，我想还是多赚点钱，然后让我的这几个孩子，不管男女，多读点书，不要像我这样才好，不但赚不到钱，到了外地还受人轻视。

### 访谈员补记：

郭师傅是那种典型的外来工：率直，勤恳，淳朴。他对儿子的渴望在很多超生的外来工中也很有代表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郭师傅无论是在个人的性格、工作的类型、受到的待遇，还是他对将来的期望和计划等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个案。

### 访谈个案三：李师傅

【这是南阳乡政府附近的一排平房,和我们昨天访问过那个外来工聚居群大约有 5 分钟车程。这排平房看起来是附近建楼房时盖起来用来堆放材料和安顿建筑工人的临时房子,但是后来就保存下来并出租给外来工居住。这一排平房一共有四间,每间都住有 3 - 4 对夫妇。我们拜访的那一间共有 3 张床,住有 3 对夫妇。当我们进去时,几位外来工以及一个小孩正在看电视——一台 14 英寸的小彩电。屋主之一的李师傅感冒在家休息,其它几位都是住在附近的搬运工,中午没有事做,一起在看电视。

黝黑的皮肤和满脸的皱纹使 40 岁的李师傅外表上看起来远不止 40 岁,在家乡多年的农作和在外地辛苦的工作使他显得苍老,而感冒也使他看起来有些疲倦。我们的访谈从聊家常开始。】

李师傅来贵屿已经 5 年了,在这 5 年里没有回过湖北老家。来贵屿之前的两三年里,他也去过广州、深圳和东莞,但是时间都很短,也没有赚到钱,很快就回去了。后面经过一位老乡介绍来到这里,一做就是 5 年。

李师傅现在是三轮载货车主。他每天早上 7 点就出门,将车开到一些人多的路口等待主顾。大部分的主顾都是当地的老板,他们小批量的买货卖货都需要这样三轮车。有时这些主顾们也会打电话给一些相熟的三轮车主,但是李师傅现在买不起手机,只能到路口等待。主顾来了,谈好价钱之后,李师傅要到装货和卸货的地点装卸货物,所有的活基本上都要自己干,有时有些比较急的老板会让工人帮忙装卸,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自己一个人装卸,十分辛苦。但是这样也好些,因为三轮车拉货是按照货量和路程来计费的。自己装卸一般老板们也会稍稍多给点钱。李师傅感叹说年纪已经大了,不像年轻人那样可以每月赚个一两千,自己现在只能干些较轻的活,一般也就是每月也就是 800 - 1000 元钱。

李师傅拉的货种很多。在南阳这个地方,什么生意都有人做,电器、塑料、各种零散件都有。半数情况是在南阳的各个老板之间倒来倒去,另外一半情况就是拉到其他地方,比如龙港、华美、北林、港后也去过,但是很少去那么远的地方。

李师傅的妻子也在南阳打工,在一家塑料场分拣塑料。等老板们到南海、深圳或本地把塑料买来之后,她们先把塑料上的各种标贴刮去,然后根据塑料点燃之后的气味来分辨这些塑料究竟属于哪个品种,比如 PP, ABS, PPS 之类。然后将这些塑料拿到粉碎机里弄成碎片,将这些碎片洗干净后晾干,老板就把这些塑料卖给龙港那些塑料切粒厂。

李师傅两个人每月大约能有 1500 左右,但除去开支,就只剩下 900 元左右。他们这间平房要 120 元,每月每对夫妇也要 40 元,加上电费,和治保会那些卫生管理费之类,一个月光这些费用就得要 100 元左右。他们还要吃饭,三轮摩托要加油、要维护,这些都少不了。一个月很容易 500、600 元就出去了。

李师傅还有一对子女在家上学,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初一。两人读书花钱很

多。但是他们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起码也还能照顾一下老人。李师傅有兄妹 4 人，有一个弟弟也出来打工了，另外两位都还在家乡，他们也能帮忙照顾老人，这些解决了李师傅的后顾之忧。现在李师傅正在发愁子女的学费问题，因为大女儿如果上了高中，高中的学费要 1000 多元一个学期，李师傅觉得难以承受。但另外一个方面，李师傅又希望子女能够尽可能多读点书，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子女和他一样将来只能出来打工，而是希望他们读好书后，能够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李师傅一再说，他出来打工是暂时的。他出来只不过希望赚点钱回家盖个好一点的房子，将来子女住着也舒服。他说他其实不在意吃穿之类的东西，能省就省，多攒点钱回家就好。他前几年攒的钱已经送回家去建了一栋两层的房子了，打算再干个几年，赚点钱将家里的楼房加建一层，也攒点钱为将来子女上学和年老时家用做做准备，然后就回家。

厚道的李师傅并不在意这里的污染问题。南阳的污染情况相对好很多，空气比较好，水也能饮用。李师傅说关键是要能赚到钱。

#### 访谈者补记：

李师傅在某种程度上是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出来打工的人一种典型类型。他们出来打工最重要的两个目的，一是赚钱为家里建楼房，另一个就是为子女上学。相对短期的打工计划，对赚钱的急切以及最终要回家的意向，使很多像李师傅这样厚道的农民工忍受着恶劣的环境和微薄的工资在外打工。

#### 访谈个案四：李生

【我们做了一次回访，因为昨天晚上听说有一个做废旧电路板做得不错一个四川人，但是昨天他不在，因此今天上午我们就过去做了一个回访。这是一个 31 岁的中年人，看起来很年轻，也很精明。他在家穿得很随便，典型的外来工的装束：一件有些破旧的衬衫和一条长裤，穿着拖鞋，身上也没有什么饰物。说话很快，但很有条理。】

李生是做废旧电路板回收的，就是回收那些被拆光了各种元件的电路板，然后集中卖给那些专门用这些废板提炼金属的老板们。李生在这一带还是有点名气，很多人有了货都会给他打电话，但他其实做得也不长，因为这个生意起来也就是 3 年前的事情。以前，这样的废板都是给烧掉了事，有时为了不麻烦，一般都直接扔进河里。李生在 3 年前这个生意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了。那时候，很多烤电路板的老板都会白送这些板，他们认为没用，有人帮忙把这些废板拉走他们已经很高兴了，但是后来渐渐地大家都知道这个可以卖钱，生意就不好做了。

一般李生是先向那些烤电路板的家庭作坊买货。这些板都是根据含铜量来计价的，但是他们在买的时候没有办法测定含铜量，只能从外表来估计，这样误差有时会比较。和昨天的孟师傅一样，李生也对当地人的欺骗性做法非常不满，因为当地人不让将整堆货翻开检查，所以对那些藏在下面的没有多少铜的板是没办法检查的，只能碰运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买那些经常骗人的老板的货。

货买回来后，需要进行分拣。将含铜量高的、镀金的和那些普通的分开。含铜量高又镀金的，最高可以卖到 7、8 元一斤，但是多数普通的板只有 1、2 元一斤。因此分开好板单卖要划得来一些。

分拣好的废旧电路板，一般分别卖给不同的回收老板：

- 1、含铜量很少的板：一般卖给某几个老板，他们将这些板用机器磨成粉末然后再进高炉进行提炼；
- 2、含铜量较高的板：一般可以直接进高炉冶炼，大多数老板都会回收这种类型的板；
- 3、镀金、镀银的板：卖给另外一些老板，他们将这些板放进一些特定的酸里面，将这些金银分离出来，剩下的板再拿去冶炼。

卖的时候，除了那些镀金的，一般是每个口袋抽取一块作为样本，先用天平称好重量，然后拿去烧，最后烧剩一个金属架子，再把这个金属架子拿去称，然后算一下比例，就知道这批板的含铜量的比例，然后就可以定价了。价格差异很大，主要看含铜量。

这些板最后大部分都到清远那里去冶炼，那里才有那种有高炉的冶炼厂，这里不允许搞，因为那个东西污染很大。李生去过一次，他说：“那个烟啊，真是非常吓人，天都变黑了，半下午的时候，那里的天整个都暗了。旁边那些山上，树都不长的！”

李生做这个生意，现在一个月只能赚上个一千多两千块钱，不像前两年，他每个月至少可以赚上两三千块。因此，现在比较闲的时候，他也会去工厂做做工，以补贴家用。他现在家里开支很大，有个小孩在家乡读小学四年级，正是开始要花钱的时候，父母年纪也大了，他每个月都要给家里寄钱。夫妇俩在这里干活开支也很大，还要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加起来一个月至少要七八百元。就算是妻子现在也在塑料厂做分拣塑料的工作，但是只有 20 元每天，一个月也就只有六七百元，还要经常加班。因此李生感慨说，辛苦是很辛苦，但是攒不了几个钱。

李生和几乎所有的外来工一样，对本地人有很强不满情绪。可能和他的生意也有关系，做生意使得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比一般外来工多。他强烈认为本地人很粗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素质很低。他对本地人在卖废板时的欺诈手段和被发现欺诈时打人的做法尤为不满。在我们的访谈中，李生只要一提到当地人，声音就高起来，还不时责骂本地人。

### 访谈员补记：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来工在当地从事生意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外地人从事生意的类型是那种投入小的中转型生意为主，同时还可以了解到电路板拆解流程上最后一个环节的详细工作流程。

### 访谈个案五：周生

【这是湖南人的聚居区，一片大型的“下山虎”民居。和我们去过的大部分外来工聚居点不同，这个小区显得比较整洁，而且周边明显住着许多当地人。我们访问的小院有一个不小的天井，一排三个厢房和一个厨房。】

35岁的周生来自湖南，在这一带已经做了6年。周生初中毕业后，在家做了几年农活，80年代末就开始出来打工。先后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还是在贵屿呆得时间最长。周生的妻子在他来贵屿之后不久也来到这里，而且一年以前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周生现在北林的一个家庭作坊里面做烤电路板工。每天早上6:00他就要起床，帮妻子将一天的菜买好，然后简单吃过早餐就去上班。上班时间从上午7:30到下午5:30，中间有1个小时午饭时间，一天工作9个小时。每天的工作内容非常都一样，就是将各种各样的集成电路板烤热之后，把各种电容、极管、晶片用钳子取下来，放到分类的桶里。在他们这道工序里面，分类还不需要太仔细，一般有10来类就好了。进一步的分类，有专门的女孩子来做。像这样工作一天，收入是27元。如果加班3个小时，可以再加12元钱。

周生感叹说这活儿其实很不容易，他将手伸给我们看：每只手掌的掌腹，以及拇指和中指，都布满了厚厚的茧子。他说，这都是整天拿钳子给磨的。干活的时候，左手要用钳子夹住板子放到火上去烧，右手用钳子将那些电容晶片之类的东西夹到相应的桶里面去。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很不好操作。因为板子如果放得太低，那么烤板时发出的气味就非常的呛人；如果板子拿的太高，板子就不容易融化，那些元件就取不下来。老板如果看见就会生气，说你怎么这样子干活，有时候甚至会骂人。这个度不是很好掌握，尤其是干到下午有些疲倦的时候，经常拿捏不住分寸。

周生说其实在北林做电路板的，大家都知道那种烤出来的气体是有毒的，但是没有办法，都为了钱啊。周生有点伤感地说：像我这样初中毕业的人，没有文凭，也没有技术，也只能去做这种工作。这些工作其实傻瓜都会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技术性可言。但是周生还是有点企盼的，因为在来这里之前，他是在流沙的一个香港人开的塑料切粒厂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要高很多。但是那个厂去年停产了。因为香港的货源已经没有办法再运进来，香港老板觉得本地的这些货源太

贵，没有赚头，就停产了。他本来也想在贵屿这边的塑料切粒厂工作，但是这里的切粒厂基本上都是四川、江西人在做，没有老乡的指引，自己很难进去。现在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流沙的这个厂能够复工，自己到时候再回去，可以多挣些钱。

周生的妻子自从前年怀孕开始，就没有去工作了。他们都清楚，在怀孕的时候最好不要从事这些高污染的工作。但这样一来，周生的压力就大了起来。在贵屿现在一家人每月至少也要 500 多元。房租虽然和别人分担，一个月下来只有 40 多元，但是各种证费、水电、饮食，还有孩子的一些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在湖南家乡，周生还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父母也已经年老，也需要周生往家里寄钱。而周生一个月现在也就 800 元左右。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自然感到很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生甚至不敢认真去想未来。当我们问道他将来的打算时，周生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真的不知道，现在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 访谈员补记：

周生是典型的一个烤电路板的外来工。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所从事工作可能带来的危害，但为了生存，他们仍然选择继续。他们为减轻这种问题上带来的影响所采用的办法，也只是在工作时力图保持较好的工作姿势，在保持工作效率的同时，降低有害气体的释放量。

#### 访谈个案六：田生

【在和湖南周先生的访谈结束以后，我们和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访谈的田生聊了起来。】

田生也是湖南人。他在家乡时听说很多同乡在这里工作，挣钱也比较容易，因此就和同乡来到这里，一做就是 5 年。

田生一来贵屿就到了北林，从拆电器、烤电路板到塑料厂都干过，但是烤电路板的工作他做得时间最长。他透露说，其实烤电路板的工作前两年的价格还要高上不少，只是现在行情不景气，工资也就下降了。田生说 3 年前他一个月能够拿上 1200 块还多，但是现在就只能有 800 元左右了，一天 27 元，就算加班一天也就只能拿不到 40 元，还不如以前的正常上班的工资。只是因为回家种地收入实在是太少，这里一两个月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却可以比在家里忙上一年卖粮的钱还多。因此，大家如果还有选择，都不太愿意回去。

但是，不愿意回去，并不表示田生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田生语气非常激烈

地指责当地人。对当地人打骂、欺压外来工行为非常不满。田生特别举例说，由于污染严重，当地的地下水已经不能洗衣了，否则洗完之后，白衣服都变成黄衣服，所以大家都在外面的那条臭水沟里洗，那样洗出来的衣服还好些。但是如果当地人在洗的话，外地人就必须到当地人的下游去洗，否则，当地妇女一定会骂外地人，甚至会打外地人，或把外地人的衣服扔到河里去。（这时旁边的一位妇女插嘴说，我有一次就被她们骂过，想起来实在不甘心。）

除了对本地人不满，田生对这里的治安也非常的的天。这里是传统的“三不管”地带，很多逃计划生育的、被通缉的流窜犯躲在这里，治安很不好，抢劫、打人的事情时时都有发生。而且，这些作坏事的人中，很多也是湖南人，还对湖南人下手，说起来也真是让人伤心。呆在这样的地方，田生说虽然自己已经在这里很多年，对附近已经很熟悉，但是一到晚上还是很少出门，和大家一起在家里呆着。

不过，话说回来，田生说他不恨那些人。田生说，人活在世上，是要遇见很多不同的人，遭遇很多不同的事情。“关键不是说要去指责别人怎样，而是管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田生对自己现在的健康很有些担心，倒不是因为烤电路板的空气的问题，而是因为水。当地的水早就不能喝了，他们现在也是买水喝，但买来的水似乎也有问题。就他所知，他的好朋友中起码有一半患肾结石，每次去看病诊断，医生都说是水的问题。但在田生看来，似乎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在买水喝了，他们还能怎样呢？

田生现在最大的牵挂是在家里已经读一年级的儿子。田生一直遗憾自己家里清贫，不能供他上学，结果自己读到小学毕业就没有再读了。田生认为自己现在的处境和自己的低学历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他一定要将自己的子女教育好，让他们至少读到高中。田生目前的希望就是这两年能够稍微积攒一点钱，然后就回家去，因为儿子到那时必须要好好管教了。老人家在家里带孩子，溺爱太过，当然没有办法好好教他。

#### 访谈员补记：

田生的工作经历和其他的电路板工人没有太大的区别，这点没有典型性。但是田生对当地的一些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的一些描述很有价值，他的愤怒、他的担心和他一直试图尝试的宽容都很有代表性。这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到异地他乡，忍受着恶劣的工作条件、当地人的歧视和外来不良分子的侵犯的外来工，他们的生活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地方。

## 访谈个案七：孟师傅（及孟妻）

【这是废弃后被用来出租给来打工的外地人居住的地方，但是由于这本来就不是设计用来居住的房子，因此里面的生活配套设施非常不完善：没有厕所，洗澡间也是每间大屋外临时搭建的那种很简陋的棚子。外来工们就这样在几乎没有窗子、也没有生活设施的房子生活。

孟师傅的房间是较大的一间，中间用很薄的三合板跟邻居隔开，孟的这个间大约有 12 平方米。除了靠墙的两张床，还有一套炊具、一个小桌。陈设虽然有些破旧，但是倒也还整洁。和很多外来工几对夫妇合居不一样，这个房间是孟师傅一家人独享。】

孟师傅今年 35 岁，现在是拉货三轮车主。之前他是做回收废旧电路板生意的中间商人，一直做了两年多。但现在由于竞争激烈，越来越没得赚，他就改行做了拉货三轮车主。

孟师傅是湖北人，来贵屿已经 5 年了。本来他在家乡种田，闲时搞些副业。后来他有些在这里打工的同乡回家后，劝他一起来这里，于是他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先到工厂里做了一年的拆解工，然后买了一辆三轮车载客。过了一年多，他觉得收废旧电路板比较能赚钱，于是就去收废旧电路板。头一年还是很好做的，但是今年开始这个生意做的人就太多了，几乎没法做，因此他把收废旧电路板时用的载货三轮车做了些改装，加大了些尺码，就干起了载货三轮车，靠力气吃饭。

孟师傅现在每天大约能够赚上 60 元左右，一个月也能有大约 2000 元收入。他的妻子在北林做烤电路板的工人，每天的工资是 20 元左右，加班 3 小时，每天还有 10 元加班工资。两人每个月加起来有 2000 多元，但孟师傅觉得还是不够，因为孟师傅希望有点积蓄回家。

孟师傅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也已经 70 多岁了。现在儿子刚上小学 5 年级，在家乡的小学读书。所以孟师傅说自己过一两年一定要回家去，要不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儿子也大起来需要有人管束了。这两年要赶紧赚点钱，希望回家去之后能够买一辆货车，跑点运输，否则，回家如果只是种地，那也没有什么指望。

孟师傅和儿子已经 3 年没有见面了，因此这个暑假托回家去的姐姐专门把儿子接过来。孟师傅夫妻终于见到了他们的儿子。小孩子很懂事，看起来很听话。孟师傅说他最高兴的是孩子的成绩一直很好，他希望孩子能够认真读书，将来能够考上好学校，那他这几年的努力就算有了回报。

孟师傅一再说，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的生意不好做了。过去两年，他做电路板生意，每个月还能赚上不少钱，但现在不行了。他很详细地跟我们说收板的过程：先到各个有废电路板的人家家里去看，买那些废板。这些废板一般是人家已经把各种晶片、电容还有其他的東西去掉了，剩下一个光板。这些光板有时还有些镀

金片，那样的话，这些板就比较贵。其他的一般就看它的含铜量，一般他们把这叫做线。就是一公斤这样的废板材，如果烧完之后，有 50 克铜，那就叫 5 线，如果有 320 克铜，就叫 32 线。一般线数较高，价格也高些。

大致的价格如下表：

5 线	1 元以下
15 线	1.5 元左右
32 线	2 元多
32 线，镀金	3 元以上

前两年做的人少，所以这些废板很便宜，有些人家会把这些板白送人，但现在本地的烤线路板的老板一个个都开高价，而且经常一堆货，上面是好的含铜高的板，但下面和低层是劣质板，这样很多收板的人都吃了亏。本地人做生意还有些死规矩，看样不让你仔细翻开看，但是如果你对他的开价还了价，而且他同意了，那么你就一定要买，不然当地人就要打你。因此当你发现那堆货有假，那么你也别不买。所以现在收板都没有多少赚了。孟师傅也就做回了三轮车。

孟师傅说，那些废板被买家收齐后，一般运到清远那里的冶炼厂里用高炉去冶炼，将那些塑料烧掉后，剩下的是以铜为主的金属块，再卖给湖南株洲等地的金属冶炼厂进一步提炼。清远那边有很多这样的冶炼厂，一般只要交了冶炼费就可以冶炼。但是据说这样的冶炼导致的污染特别严重，那些浓烟熏得附近的山上都不长树。

不过，孟师傅总结说，虽然这两年这个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但比起在家里种地来说，收入还是要高上很多，而且没有那么辛苦，还比较自由一些。因此，他说，能够在这里做的话，就继续做，过上两年，实在要回家了，那就回家去吧。

### 访谈对象：孟妻

【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孟妻回来了。孟妻是那种很典型的打工的中年妇女，穿着很普通，身上也没有什么饰物，由于加班，神情有些疲倦。因为孟妻从事的烤电路板的工作，我们一直很感兴趣，因此征得她的同意，我们对她也做了一个访谈。】

我姓张，他（指孟师傅）是我老公。他们结婚有十几年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不过，说来不太好意思，我们乡下人，一直没有办法多赚点钱，只有出来打工。打工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是比在家里种田要好一些。在家里种田的时候，我们一年忙到头，也就是能吃饱，连过年想过好一点都没有办法。

现在我在北林烤电路板，就是那些电器上的那种板，上面有很多零件的那种。我们把它烤热了，塑料板就软了，就可以用钳子把那些零件取下来。那些零件有很多种，我都不知道，但是做多了，我现在能够知道哪些放到哪里，因为你知道，

那些零件这么多，要把它们分好类很难。我们把不同的类用不同的盆子装着。我们分得比较简单，然后由那些比较懂的、专门搞分类的那些人来细分。我们这些简单的分类，大约有 10 来种吧，那些细分的，就比较多了，我看起码有四五十种吧。

我们现在每天上班要 9 个小时，从上午 7:30 开始，到下午 5:30，中间有一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如果要加班，一般是从晚上 6:30 干到 9:30。现在我就是刚刚下班回来。我们这样干一天，收入就是 20 块钱，加班的话一天另外有 10 元钱。这样我们一个月能够拿到 600 多块钱吧。对，那些男工工资还是要高一些，一般他们每天有 25 块钱，有些能拿到 27 块或者 30 块钱。那些分类的，因为活比较轻，一般也是由女工做，工资和我们也差不多，不会高到哪里去。

老板一般不会管我们病不病的事情，除非我们在工厂里面受了伤，而且是很明显的那种，那样老板一般就会给些医药费，其他的就不管了。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也不指望那个。对，烤那些板是有毒的，那些烟，刚去的时候呛得要吐，头晕得厉害，但是后来就渐渐习惯了。我们老板还好些，给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个电风扇，要不然现在这夏天，光是热就受不了。老板在工厂还装了几个换气扇，上班时开着，屋子里面空气要好一些。

我们现在是为了钱，不得不去干这个，如果不是为了钱，谁还去干呀。我们现在指望的，就是快点赚点钱，供孩子读书，回去也好做点事情。

#### 访谈者补记：

孟氏夫妇属于那种很典型的外来工夫妻，勤劳而淳朴。他们像很多人一样，并不希望只在工厂里面打工，而是希望参与更能赚钱的一些经营性项目，不过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

#### 访谈个案八：宋医生

【宋医生的诊所临街，铺面很小，只有不到 10 平方米。但是铺面旁边是一个大约有 15 平方米的厨房兼杂物间。依据楼下的布局估计，楼上卧房（可能有一部分兼做静脉注射室或简单病房）大约至少有 20 平方米。宋医生的诊所有些凌乱，装在墙上的电视机也时常吸引一些同乡过来坐坐。】

宋医生是本科毕业生，毕业以后分在家乡的一个县医院工作，一个月基本工资只有几百元钱。宋医生听很多同乡说贵屿外来人口很多，而且这里开诊所不需要办理任何证件，只要按时向有关部门交点钱就可以，于是宋医生就挂职过来了。

宋医生来这里已经有 5 年多了。从他刚到那个月开始，宋医生就在这里开诊所。由于生意不错，一个月后，宋医生就把妻子和女儿从家乡接来，一直到现在。

宋医生现在一个月大约能有 3000 元左右的稳定收入。这里四川人多，而四川人也习惯到四川人开的诊所去看病，因此，宋医生从来就不愁没有病人。贵屿这里是南方的天气经常变化，因此头疼脑热之类的常见病很多，这就给宋医生提供了基本的顾客群。而本地由于环境原因，又很多得呼吸道疾病（空气污染问题）和肾结石（饮水问题），性病的发病率也相当高，这些病人可以给宋医生提供附加部分的收入。

宋医生自己一个月的开支也有不少。宋医生两层楼的这个诊所每个月的租金要 300 元，每个月向工商所交的费用也要 300 元，加上其他的费用，宋医生一个月至少也要 1300 多元以上的支出。

宋医生的女儿现在在一所较好的小学上学，读二年级。像所有的外来子弟的一样，宋医生的女儿的学费也是 500 多元，而本地人的学费却只有 200 多元。然而宋医生对这点学费差异却不以为意，毕竟他的收入并不少。

在和宋医生的访谈中，我们专门聊了聊呼吸道和肾结石病人的问题。对于呼吸道疾病的高发人群，宋医生说主要是那些在塑料厂做塑料识别工作的工人。由于他们大部分没有专门的测试设备和必要的专业知识，因此当地的土办法就是先烧一烧塑料，通过闻气味来识别塑料的种类。而有些塑料燃烧产生的气体对呼吸道的刺激作用非常大，有些会致癌甚至导致死亡。另外就是那些烤电路板的工人，他们也经常得呼吸道的疾病。但在宋医生接触的病人中，普通感染和一些疾病的早期症状的病人比较多，严重病人比较少。估计因为他这里毕竟是小诊所，严重的病人一般不会来这里而是直接去医院了。

来这里的肾结石病人一般也是早期病人，数量较多，一般是吃一些简单的消炎药、止痛药和化石药，到了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有钱一点病人一般就去大医院做体外振荡排石手术。比较穷的病人一般就拖着，或者回家去做手术，家乡医药费会便宜很多，而且疗养也方便一些。宋医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悲观，因为肾结石的复发率非常高，而本地的饮水问题在最近几年内可能很难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将来就算有了自来水，水价也会像龙港那样非常贵，这肯定会使得一部分人不能使用自来水，或者使用但是非常节俭，最后导致部分使用自来水，部分使用地下水，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种混合使用还是会导致间接饮用地下水而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大量的病人的确保障了宋医生的收入问题，但宋医生还是觉得这样的情况不正常。宋医生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当地人通过垃圾处理致富，并且有钱通过购买各种净化设备来保障健康，必要时还可以离开。但是外来工根本无法做到这些。收入少、防范的知识缺乏、时间缺乏，使得很多外来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考虑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但增加了外来工的开支，更大的可能是会使得很多外来工赚到的钱结果因为疾病的问题而花光甚至负债。

面对贵屿这种情况，宋医生很明确地说，在最近几年内不会回家乡，因为家乡的收入太低了。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本地收入应该很有保障。但从长远来看，宋医生还是有可能回家的。宋医生想等家乡的经济发展了，再回当地的医院，或者干脆回家也自己开个诊所。

### 访谈员补记：

宋医生提供的消息在某种程度上让人震惊。实际上我们对宋医生的访谈一共做了两次，第一次我们了解到了他的一些基本信息和当地疾病的一些简单情况，第二次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深访获得更多的资料。结果的确收集到了很多重要的资料。但是，对于调查员来说，宋医生的态度同样具有代表性：宋医生明显还是带有一种医生的人文关怀，对贵屿的现象有很多自己的判断和意见。但是，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他作为外来医生的身份又凸现出来，使得他更加关注利润的问题。也许，对于本次研究来说，更加有价值的是后面这一点。

### 访谈个案九：许生一家

【我们很久就听说有些外来工将一家人都迁来了，但是遇见不多。于是我们试着委托一位向导帮我们再找一些，结果他马上说他有一位好朋友就是这样，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去了拜访这位许生。

许生一家人自己单独一个很小的小院，有一个小小的天井，有3间房间。家居布置虽然简单，电器也只有一个17英寸的彩电和电风扇，但很整洁。】

今年30岁的许生也是四川人，来贵屿时间不算太长，也就是3年时间。许生和妻子来贵屿以前，先在上海呆了两年多，后经一位同乡介绍才来到这里。许生夫妻在这里呆了两个月之后，觉得这里挣钱的机会还不错，因此就把父母和孩子一起接过来了。

许生来到贵屿之后，一直和同乡一起做废电路板生意，和其他人做废电路板生意的人一样，他很怀念刚开始时的那段好时光。那时竞争小，废板也多，人也少，那些作坊对这些东西的价格也不以为意，但是现在真是越来越难做了。许生和许父现在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走收废板，非常辛苦，但是每个月也就是能赚上个1500、1600的样子。

但是许生一家开支很大。许生租住的小院子一个月要200元，买水和电费一个月要50元，4个成年人的“卫生管理费”要60元/月，加上饮食和子女抚养的费用，许生一家人至少要1000元以上。许生有两个女儿，一个9岁，已经上小学3年级，在本地一个较好的小学上学，二女儿现在还不到3岁。许生现在有些

发愁的就是将来二女儿很快也要读书，那样的话，费用还要上涨。

为了多赚点钱，许生的妻子现在也在贵屿的工厂塑料厂里面做分拣工，收入和大部分其他的女工一样，每月只有 500 多元钱。许妻觉得有点不是很划得来。考虑到废板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他们也在考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子可以走。

访谈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许家以前是城镇家庭。许父以前是粮食系统的工人，前几年被提前退休，但是现在每个月还是能够领到 450 元的退休金。这笔钱刚好可以供许生在四川家乡的弟弟读高中。许父很为二儿子骄傲，说他成绩很好，明年高考一定能够考上个好大学。

在家乡的时候，许家一家人也有些积蓄，因此在四川试过很多种生意，开过服装店、开过饭店、还试过买了一辆东风汽车跑运输，但是都亏了本。所以 5 年前，许生夫妻决定要出来，并且决定 10 年不回家，在外面好好赚钱，赚到钱之后再回家。

对于贵屿，许生一家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们承认喜欢这里的经济机会，认为这里的赚钱的机会比家乡多好几倍。另一方面，他们和所有的外来人一样，对当地人对待外地人的态度非常不满。许家人对当地人法制观念之薄弱很有意见，但是他们说得很含蓄。只是说了前一段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例子：前一段他们去收板，和一个老板谈好了一批板，但是另外一个当地的手板商也要买这批板，就逼他们退掉，他们拒绝了，于是那个当地收板商就把许生打了，医药费都花了 400 多元。这一单生意结果他们亏了 1000 多元。

许妻很简略地谈到，当地人对外地人非常没有礼貌。有时在工厂工作，工厂主的小孩会乱打骂外来工，如果这种现象在四川家乡，家长会马上制止。但是在贵屿，工厂主一般都不管，而且有时自己也很不礼貌。

因此，当我们聊到关于将来的计划时，许生虽然有些迟疑，但是还是表示起码还会在贵屿做上几年，毕竟这里的机会比较多，而且 3 年的经营也在这里有些人脉和关系。但是许生说，当年许下的 10 年的期限，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估计 5 年后期限真正到了之后，他们才会考虑回家的问题。

#### 访谈员补记：

这是访谈中遇见的少数将全家一起迁来的案例，也是访谈中遇见的仅有的非农业人口的外来工案例。许家一家人和其他的外来工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注意礼节和礼貌，同时也带有一些城镇人的优越感，在待人接物时有一种客气的生分，没有那些来自农村的外来工的那种常见的热忱。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在家乡时一般也有些积蓄，有一些必要的资金在这里做生意而不是去工厂做工。

## 访谈个案十：岳姓夫妇

【这是华美老市场，岳姓夫妇在这里租住了一小间平房。平房大约只有 12 平方米，分为两半，一半放了两张床，一张是他们夫妇俩睡，另一张床给他们的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另一半靠里一边还有一整套的炊具，靠外是一张吃饭用的小矮桌，地面是凹凸不平的泥巴地。这就是岳姓夫妻的家了。】

老实巴交的岳师傅实际年龄才 30 多岁，但外表上看起来已经有 40 岁了。岳妻的外表也显得比她实际的年龄要老很多。或许是长年的劳累使然：岳师傅本人在做三轮货运，工作本身就非常辛苦，而岳妻这 3 年都在卖菜，还需要岳师傅起早贪黑地帮忙。

每天凌晨 5 点钟，他们俩就要出发到附近乡镇的乡下去收菜。贵屿镇附近的农家都不愿意种菜，而且当地的水质一直不好，种出来的菜也没有人爱吃。因此他们一般需要很早就出发去收菜，才能赶上早市。每天收的菜大约在 2000 - 3000 斤之间，然后就可以卖上一天。

岳妻这样卖菜，每天要交 5 元摊位费，工商税每车 3 - 5 元。除去这些开支，一般行情好的时候，一斤菜可以赚 0.3 元，如果行情不好，那就说不准了。因为贵屿这边大家不种菜，菜价比别的地方都贵，因此不管怎么样，岳妻现在每个月都能够赚上个 1000 多元钱，比那些进厂干的女工收入是要高上很多。加上岳师傅现在每个月也能赚上个 1000 多元，一个月的收入就有两三千元。

岳妻说，在贵屿这种地方卖菜，夏天的菜最不好卖了。夏天这里天气太热，大多数的菜都长得不好，因此菜价很贵，大家买的就少。秋冬春时，菜的种类多，菜价低，大家买的多，反而比较好卖，赚的钱也要多些。尤其是冬天，节日很多，每到节日菜都非常畅销。像春节这样的节日，每天都要早上 1 点多 2 点多的时候去乡下买菜，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买不到，也就没有生意做了。

和很多从事这样小本生意的外来人一样，岳师傅很怀念前几年的情况。那几年这里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卖菜的人也比较少，结果菜价非常高：本地菜贩卖一斤菜至少能有 100% 的利润。但是他们当时由于刚开始，而且是外地人，一般卖得都要便宜很多，因此虽然那时的行情很好，他们赚的钱也不多。现在他们知道情况了，但是行情也没有了，只能老实赚钱。幸好，尽管这样，他们的收入也要比一般进厂打工的人要多一些。

岳家的开支相对也要高些。岳家的两个孩子都在本地上小学，一个四年级，一个二年级，每个人每学期都要 500 多元学费，这样两个孩子读书一年至少也要 2000 多元。为了做生意方便，岳家在华美老市场中心地带租的这间小平房，也要 1200 元一年。由于没有厕所，每个月每人还要交上 10 元公厕费，卫生费每户 5 元，以及每月 15 元/人的“卫生管理费”。这样一年下来他们一家也要至少 1

万元以上的基本开支。因此他们感叹说，辛苦一年，也就能积攒上万把块钱。而且还不能回家，回家一趟，又要至少花掉 3000 元。

岳师傅一家有好几年都没有回老家了。因为春节是卖菜生意最好的时段，他们都不舍得回家。问到将来时，岳师傅和他妻子都明确表示，在最近几年内不打算回家，因为和这里相比，家乡能够赚钱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一年种地能够收获的钱，还没有在这里卖一个月菜多。

### 访谈员补记：

从一开始我们知道贵屿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都不能饮用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菜贩来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大米可以从全国各地去买，但是蔬菜只能就近解决。和岳师傅夫妇的访谈满足了我们的愿望，虽然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大致没有超出我们的猜测的范围。

### 访谈个案十一：汤师傅

【在郭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汤师傅家。这是一个更加小的“下山虎”的耳房，大约只有 8 平方米。由于靠近路边而重新开了一扇小门，并和原来的小院隔开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居室。小居室门口搭了一个小凉棚，使得这里更加像是一个小院子。在门口有一个可以上锁的水龙头，由于下水道不是很通畅，整个门道积水很多，显得比较脏乱。】

汤师傅今年 37 岁，来到贵屿做三轮拉货车夫已经有 8 年了。汤师傅的妹夫先来到本地，然后觉得这里不错，就让汤师傅一起过来。汤师傅是第一批做拉货三轮车的江西人之一，现在已经有江西人在做拉货三轮车了，数量上仅次于四川人。

汤师傅现在每天上午 8 点左右就出去拉货，中午 12 点回来吃午饭，然后休息一下再出去，一直到 7 点左右再回来。现在的生意不比以前，行情差了，做的人又多，每天只能做个几十块钱，多得时候有 60、70，少的时候就 30、40，一个月 1000 多一些，都没有什么大赚头。汤师傅说他妹夫做得很好，他身体很壮实，为人又好，现在找了一些人一起搞了个小集体，一起给熟悉的老板做，每个月都赚好多钱，比他自己好多了。

不过汤师傅说他也是给熟悉的老板做，每天他都在固定的地方等，那些老主顾都知道他在那里。老主顾也经常给他电话。现在汤师傅就是靠这些老主顾做基本的保障，其他人能多赚一点就多赚一点。

汤师傅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在龙港,但是只要有货,全贵屿他哪都去,南阳、北林、南安等等比较远的也经常跑。在龙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些东西基本上还都只是塑料,无论是搬运还是干什么都非常的方便。如果是在南阳、贵屿,搬那些电器就比较麻烦。但是,干活都是为了生活,麻烦也就无所谓了。

汤师傅的妻子在贵屿的一家电器厂里面工作,工作的内容是测试那些二手机器能不能使用,很简单的,就是插上电,看看它们还能不能用,有时用简单的万用表测测,能够用的就放在一边,不能用的就拿给其他的人家里去拆。她的工作比较轻松,但是钱也赚的少,一个月也就是 500 多元,基本上都只够他们俩的开支而已。不过,最近她经常加班,到现在(晚上 9 点多钟)她也还没有回来。

汤师傅的这间房子是和妹夫一起住,开支一家人一半。这间小房子,一年也要 1000 块钱,半年一付,还是很花钱。这里的水费就更加不用说了,4 块钱一吨。这样每个月大家都要花不少钱,好就好在都是自家人,伙食可以一起开,这样还是可以省一点。

汤师傅对于空气、水之类的问题感到无所谓,他觉得反正其他人也一样生活。而且贵屿也不是他的家乡,他就在这里赚点钱,以后迟早还是要回家去的。所以,他觉得当地人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只要他还能够赚他那点钱就行了。

对于将来,汤师傅的看法是还回家去种地,或者闲时再做点小生意,要看当时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他是不会长期呆在这里的,毕竟这里的打工生活还是太辛苦了。年纪大了,肯定吃不消。

#### 访谈员补记:

汤师傅是江西籍的拉货三轮车主,他的生活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和同业的四川人没有大的差别。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对外地人在当地生活的同质性有更多的了解。

#### 访谈个案十二:李某

【李某,男,31岁,四川人,现在从事拆解业的装卸工作。他和赵某住在同一个大屋子里,我们在赵某家聊天的时候,他过来串门,也接受了我们的访谈。

李某一家四口和表兄赵某一家七口合租一个潮汕传统老屋,小院子里的厕所和空地公用,他们一家住在最小的一个小侧房。李某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还没上小学。】

李某高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做过厨师，上世纪90年代末来贵屿打工，一直在做拆解业的装卸工。装卸的地点一般在华美，物品以废塑料等为主。他的工友大多是老乡，有几个人带头固定跟几个老板联系，包下其所需的装卸服务，基本上是个结构比较松散的团体。搬运一般都是上午居多，有时候下午晚点不太热时也有。一有活干，他们就相互打电话通知。装卸完后，一般老板都会当即给现金，不会有拖欠的情况发生，当然民工身体有问题也不可能会上老板解决。

与其他拼命赚钱的人不同，李某不想因赚钱而拖跨了身体，他很注意休息。他一天一般都能有30元左右的收入，也不多做，“能赚点钱就行”。因此，他也从来没想过从事拆解业的其他工作（如物理拆解等）。他准备攒多点本钱就回家做小生意去，这样的想法在当地民工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但是以他现在的收入，想要赚很多钱也不容易，因此，他也不着急。

李某有很多老乡在做拆解工作，他在工作时也经常目睹拆解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对拆解业造成拆解工人的伤害很清楚，也知道企业并没有为工人提供任何保护和医疗保障，但“没办法，大家为了赚钱，不干也得干”。他知道一些因从事拆解而生病的例子，如某民工闻塑料（负责塑料分类的民工需通过闻塑料烧过的味道以辨别塑料的种类）多年后突然猝死。他很庆幸自己只是装卸，不会有什么伤害（事实上，由于李某等装卸工经常在工厂里工作，同样会受到拆解过程中所散发的气体的伤害）。他也听说过有一些老板掏钱给民工治病的传闻，但他和表兄赵某均一致认为，“那是老板出于良心”，而且他认为这些“有良心”的老板还都是当地做得比较大的。

李某对贵屿当地人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和我们说了很多当地老板的打骂工人、欺负外地人的事件，对当地老板的受教育程度低、作风野蛮的现象非常不满。另一方面，他对当地人做生意的胆识和气魄，以及一些精明的手段表示非常佩服。他说：“如果当地人能够去掉他们的缺点，能够更多地发挥他们的长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能够更加融洽，那么贵屿的发展就更加好了。”

同时，他对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前景也表示悲观。他说，现在政府这样来对付贵屿，贵屿生意越来越难做，尤其是拿货越来越难，他们肯定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发展了。但是，他又认为当地人已经积累了很多资金，和外地市场也已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当地人倒应该还是可以找到发展的路子。

#### 访谈员补记：

李某是我们访谈过的外地人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和很多非常勤奋赚钱的外地人不一样，他是那种相对有些懒散的人，喜欢自由地生活，也并不急着赚钱。同时，他对当地人和当地的发展很有自己的想法——这通常是那些埋头苦干的外地工人所没有的。

### 访谈个案十三：陈医生

【这是在龙港闹市中的一家诊所。门口一左一右各有一条木板牌，简洁的说明了诊所的情况。一层的陈设极为简单，前面为一个两米的药柜，陈列着各种常见药物，后面有两排桌椅，用来做诊台兼注射台。】

陈医生是个微胖、半秃，看起来慈祥的老医生，今年已经有 50 多岁了。他和妻子一起，在本地开诊所已经快两年了。他 1993 年被人聘请到离贵屿不远的的一个镇医院，几年后自己出来开诊所。后面有贵屿人到那边看病，建议他来这，说这里有很多外来工，而且这里都是“三不管”地带，开诊所都不需要办理任何证件，把大门一拉开就可以。于是他就过来了，在这里已经快有两年。

陈医生原本在江西某地的一个医院里面工作，1993 年时在那边的收入一个月只有 200 多元。于是人家来请他时，他就去了。那边的工资也不高，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但是红包的收入很多。本地人对医生都很尊敬，连过来咨询一下都会给个 5 元、10 元的红包，这样一个月下来收入就很多。后面听人说出来自己开诊所更赚钱，于是就自己出来开诊所，结果果然要好很多。搬到这边来之后，因为这里外地人很多，而且又不需要交任何的费用，因此收入更加要好一些。

在这里主要的开支是房租。陈医生租的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楼房，面积大约有 70 多平米一层，房租要 1 万/年，每年都要一次性交清。其他的费用都很少，水电一个月才 40 元。

陈医生的病人主要是住在附近的外来工。在市场的旁边，在一个不到 1 平方公里的老屋群里，起码住着 1 万多外来工。这些人就是他的病人，主要还是以各种小病为主，但是接生、性病（外地来的三陪女郎）和妇科病（多产和流产所致）也非常多，还有就是全贵屿都有的呼吸道感染。不过贵屿和北林那边很常见的肾结石这里倒是比较少见，据陈医生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边已经使用自来水有好几年了，水源比较干净，自然肾结石就比较少一些。

陈医生对这里印象最深的是这里严重的超生现象。他说，你看旁边那个外来工聚居点，里面很多妇女都是怀里抱一个，手里拉一个，然后肚子里还怀有一个。他知道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接生婆，她一年要接生 200 多个，光接生一年就要赚 10 多万，比前面的一个教授还厉害。但是陈医生接生不像那个接生婆，他一定要那些孕妇先去医院里面进行 B 超检查，确信没有什么大问题，他才会接生。

陈医生对于那些超生很多的人非常看不起。他说，他们其实根本就抚养不起那么多孩子，个个都穷得厉害，还生那么多。很多人都只能等亲戚朋友救济。陈医生说：“要救济让他们去吧。我才不救济，让他们去吧！”

虽然外地人是他的主要的病人来源，但是他对于外地人很没有好感，他说：这些外地人很多都是很气的人，也很穷。有时就是真的病了，你给他看了，告

诉他什么病，要他打针吃药，他都不要，然后就走了，一分钱也不给。因此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本地人比较好。

但是他对于当地的环境有很大意见，认为这里真的不适合居住。空气太差，水呢，价格几乎是全国最贵的了，4元钱一吨，相信只有那些西北缺水的地方才有可能和这个价格相比。

不过，虽然他对当地的环境有很大的意见，但他还是不愿意回去。家里的医院到现在一月的工资才 1000 元左右，陈医生的看法是：“这么点钱好干什么！”因此，虽然家乡的财政局在严查像他这种停薪留职的人员，查出来之后开除工职，以后连退休金之类的都没有了，但陈医生还是不愿意回去。他说：“反正我就一个儿子，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可以自己赚钱了。我在这里也很不错，就算他们开除我，那也就算了。”

#### 访谈员补记：

陈医生是一个很典型的以金钱为导向的医生。他对当地的评价，对本地人、外地人的看法很大程度上都基于此。他对于当地疾病方面的熟悉，给调查组提供了很多的有价值的资料。

#### 访谈个案十四：张师傅

【这是一个本地人迁出后废弃的老屋群，整个群落都是典型的潮汕“下山虎”风格房子。有很多房子都已经彻底废弃不用了，里面堆满了稻草，有几栋房子明显就已经要倒塌了。就在这样的群落中，住着大群的外来工。我们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从群落正中间的一条小走廊进去，走过一栋堆满稻草的房子，进了张师傅的家。

张师傅住的这栋“下山虎”，中间堂屋的两边的耳房各住有两三对外来工夫妻。张师傅住在左边。】

今年 36 岁的张师傅现在和妻子，还有一个 1 岁多刚会走路说话的女儿住在一起。他的工作是拆解各种电器，他的几个熟悉的老板都住在这个群落的西边。上班的地点离住地很近，只有两三分的走路路程。

张师傅在南阳已经八年了。他 17 岁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两年，后面就出来打工，先后去过山西、天津，做过建筑工人、也做过工厂的临时工。1994 年才来到贵屿，在南阳帮他现在的主要老板之一拆电器。在南阳的八年中，他中间回

去过几次，最长一次在家里呆了半年多，其余时间都在南阳打工。最近 3 年多都没有回家。

张师傅目前是工头。他和附近的四个很有实力的老板都非常熟悉，他们也信赖张师傅。因此张师傅找了几个同乡和朋友，在四个老板中间揽活做。这四家老板都非常有实力，几乎没有断货的时候，今年从春节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停过工，今天下午因为我们的到访，是第一次停下来。张师傅最重要的一个老板，一个月至少都要拆十几车的电器（都是那种 40 吨的大车）。货源都是从南海过来。这两年路上查得非常严格，经常听说整车货被没收的事情，货源相对三年前要紧很多。但是这几个老板在南海有很熟悉的供应商，南海到货时总是会优先送到南阳来，因此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张师傅说他的老板们都在南阳拆电器的老板中排得上号的，因此拆的电器种类非常多，从电话机、电脑、打印复印机，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机器，他们都拆过。这些电器拆开，分门别类装好，像那些电路板、电线、塑料壳之类的再卖给其他老板，那些铜啊铝啊之类的金属有些也直接卖到外地去。他们现在分的门类至少有百来种，很多东西张师傅也说不上来，但是见了之后他就能分辨出来。

我们问张师傅那些东西的价格和流向，张师傅给我们仔细说了几个常见的品种：

品种	价格	流向
塑料	分 PPS,PP,ABS 等十几种，每种价格不同	龙港，渡头
不锈钢	6 元以上	南阳专门的回收商，再转卖到外地
红铜	8 元以上	南阳专门的回收商
青铜	4 元左右	南阳、北林都有炼铜厂
铝	4 元多	南阳的铝合金建材厂

电子垃圾拆解业带给老板们非常丰厚的利润。8 年前，张师傅刚来时，他在最大的那个老板，当时还住在张师傅现在住的这种“下山虎”中，骑的是一辆电动单车。两年后，那个老板就买了摩托，再过两年，建了两栋 3 个门面的 6 层高的楼房，有两辆小车。“发得很快”，尤其是早几年这里做这个的很少，几乎没有竞争、限制很少、买货和卖货都很方便。南阳做这个行业的在近两三年才真正多起来，不像贵屿 10 多年前就已经很不少了。

张师傅一再感慨拆电器是体力活，很累人，而且很容易受外伤。张师傅去年就曾经被拆下来的大件压在脚上，割破了血管，休息了好几天才能下地。那些打

印机、复印机之类的东西，倒出来的那些颜料墨粉很刺激皮肤，一般拆完后当天就要起疹子和水泡。但老板们对疹子水泡之类的问题是不会过问的，只有对于那些在工作现场出现的问题，比如外伤之类，老板才会提供医药费和误工费。像上次张师傅脚上受伤时就是这样。

张师傅现在的工资基本工资是 30 元/天，而且他现在由于是工头，另外还有收入。一个月一般至少有 1000 来块钱。但是他妻子现在还在带小女儿，不能上班，因此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也给我们仔细算了一下他的开支：房租一间房 80 元，3 家人平分，一家人近 30 元；电费大约要 5 元一家人。“卫生管理费”一年一人 200，每月夫妻俩也要 30 多元，卫生费每人大约 1 元/月，煤气一月两罐，一罐 25 元，其它伙食、孩子抚养等等费用加起来一共一家人每月至少要 600 元以上。

张师傅是独子，姐妹们早已出嫁，母亲早逝，因此近 70 岁的父亲一人在家，还要抚养张师傅留在家乡的儿子。因此张师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寄钱回家。也正因为如此，张师傅决定至多做完明年就回家乡去，照看年老的父亲。这两年要赶紧挣点钱，有了钱以后回去才好做些事情，比如建一栋好一点的房子。

张师傅回家的打算比较简单，和他的很多同乡不一样，张师傅并不打算回去做生意，而是准备回家去种点地，然后做点养殖业。他们家乡很多人养黄羊和兔子，都挣了钱。但是这些除了本钱，还要点技术，张师傅还打算回去后，到县城去好好学学。

在我们临走的时候，张师傅坚决拒绝我们付给他的误工费，说支持这样的工作是他乐意的事情，决不能收钱。我们走到门外，他主动和我们握手。由于常年拆解机器，他的厚实的手掌非常粗糙，布满伤痕。握着这样一直粗糙的手，望着张师傅淳朴的脸，我突然觉得有些感动。

#### 访谈员补记：

张师傅是那种典型的农民，淳朴、壮实、善良。在访谈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的意思，至多说了声“打工很不容易”，虽然他满手满脚的伤痕说明在南阳拆解电器的 8 年里生活是多么的艰辛。他并不指责当地的老板对他们在劳动条件和保障上的苛刻，只要他们付的工钱合适和准时就行甚至于他的理想也是那么简单：回到家乡，好好种地，好好养点兔子和羊，孝敬父亲，抚养子女。像张师傅这样淳朴的外来工，要求是那么的少，仿佛只要给他们一个地方住下，他们就能顽强而无怨地生活下去。

## · 访谈个案十五：李先生

【考虑到南阳乡拆解业的种类非常多，因此我们在 19 日傍晚在南阳进行了一次追踪访问，再次到了上次我们去过的外来工大社区。然而，由于我们去的时候天色尚早，而那时无无论是外来工还是当地人都已经下班，路上社区旁边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人们。我们先到达前次去过的张师傅家，张师傅显得特别的热情，马上出去帮我们安排访谈对象。但是其妻却显得很犹豫。后面我们临行时，她才用四川话和赵某说出原委：在我们昨天走后，他们的老板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们的来访，于是特地叮嘱他们说不要对外来人乱说话。我们听后马上明白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路上受到那么多人的特别关注。

访谈对象安排在那个社区的东区，张师傅骑车在前面带路，我们的三轮摩托车跟在后面。路上有好几位外来工用四川话和张师傅以及摩托车主赵某攀谈问话，语气甚是怀疑。5 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要访谈的社区。然而，这 5 分钟的路程显得多么地漫长！】

【东区的房屋状况比西区要好一些。这个社区的老房子——属于另一个生产小组——还有一些当地人在居住，房子的状况也要比西区好一些，卫生状况也要好很多，显得干净，整洁。我们随着张师傅和赵某，进了一户“四点金”老屋，进了右前厢房一户人家。张师傅找了好几位人过来聊天。其中就有这位李先生。

李先生不太像是那种大家见惯了的外来工，他的发型梳理的很好，衣物也很整洁，戴着一块质地看起来不错的手表。这使他看起来很斯文。

李先生一进来就特别问我们，他跟我们讲了他们的生活，能不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我听了之后很疑惑，表示说也许能有些影响，也许不能，关键看什么方面。他听了显然有些失望，但是还是很乐意地和我谈了起来。】

李先生到贵屿已经有 6 年。他和他妻子的工作都是做“拆棋盘”。我听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所谓棋盘就是指一些大型存储设备中的存储碟片，这些碟片的材质有铝、铜还有塑料。他们的工作就是从那些存储设备中将这“棋盘”给拆下来，这是一个需要技术的工作，因为它需要操作人员熟练使用电钻和其它各种工具。拆下来的碟片按照材质进行分类，然后再卖给专门的回收商。一般就卖给南阳或者华美的老板。价格因为材质不同而有差别。铜比较贵，大约要 10 元以上一斤，铝也要 5 元以上一斤（注释：存储碟片的材质一般比较纯，因此售价很高）。塑料就很便宜。

李先生的工作是 28 元/天，一天工作 9 个小时。如果加班的话，工资会更高一些。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货源相对紧张，他们工作也比较轻松，基本不用加班。这样他一月的工资大约就在 800 元左右。他妻子的工作和他一样，但工资要少些，一天 24 元。两人省省一个月大约能留下个七八百元。不过钱虽然不多，

幸好的是，他们的工作对身体没有明显的危害，工作起来不需要担心。

李先生的两个孩子都在家乡读书。他们每年都要往家里寄两三元回家给子女上学使用。他们并不想把他们的子女带过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太高，一方面也觉得在这里本来就不是稳定和长期的工作，把子女带过来纯粹是多余之举。

他来贵屿之前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觉得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有贵屿本地人这么不讲理的。他细细地和我讲他们一年需要交纳的费用：从 200 元一年的“卫生管理费”到 6 元钱一月的“卫生清扫费”，说明每一项不合理的地方。他强烈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些问题拿到媒体曝光，以期对当地管理部门产生压力，改变做法，减轻他们的负担。我们只能如实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记者，只是研究人员，并不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李先生听完之后明显有点失望。

李先生谈到未来时，感觉很迷茫。他不愿意长期在外面打工漂泊，但是他也肯定不愿意回家种地。他说他已经 36 岁了，虽然是高中毕业，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想做生意，自己又没有本钱，而且现在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激烈，也很不容易。他沉吟半晌之后，叹了口气，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时突然进来一个约 60 岁的老人，看起来很和善，看见我们在场略有些意外，但是还是很自然地进来了。屋主赶紧站起来说：“这是我们老板”。并向我们解释说，这位老板非常好，经常过来找大家喝酒聊天。大家继续聊天，但是很明显，气氛受到了影响，李先生马上沉默了。略坐一坐，老人出去了。由于进门前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时又突然遇见了这位老板，我们几分钟后也决定离开。

在我们道别的时候，李先生不甘心地再问了我们一遍：“你们真的不是记者？”。在得到明确的否定答案后，李先生再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 访谈员补记：

在当下中国，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普通民众，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寄望媒体的介入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和改善自己的处境。李先生对我们是不是记者这一问题的关心正是反映了这一点。然而，更让人深思的是，像李先生这样愿意尝试和媒体接触的外来人员，从我们的访谈经历来看，都还少之又少。

本次访谈结束以后，我们迅速离开了南阳。第二天，南阳的外来工通知我们的向导，说是昨天我们走后不到 5 分钟，就有当地另外一名老板，以及治保会的人前来问讯，想确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虽然我们不能再明确如果我们和那些人员直接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很明显的是，我们的访谈在当地还是引起当地人的不安。

## 访谈个案十六：李某

当我们来到李某居住的庭院时，李某一家人刚好吃完晚饭，他本人正在洗澡，于是我们便在他的房间里坐了下来。这是一座充满本地建筑风格特色的庭院，整个院落当中有五六间房子，居住有七户人家。房屋都有些陈旧了，估计至少都有二三十年的光景了。院里的女人有的在洗碗、有的在洗衣服，而男人们正聚集在一个房间里打牌、有的在洗澡。李某居住的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屋内的陈设非常简单，里面放有两张床，一张木床是挂有帘子的；另一张是用几个废旧电脑机箱组合而成，上面再放一块木板，这样就可以睡人了。更有趣的是凳子，全部都是些用来卷缠电线的塑料轮轴。在两张床的床头之间放着一只破烂不堪的保险柜。另外还有一张很小的桌子。因为刚好吃完晚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有来得及收走，看上去他们吃的非常简单，菜只有一些青菜和少量的猪肉。

不久，李某清洗完毕，他似乎已经非常疲倦，但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便和我们饶有兴趣的攀谈起来。他今年 36 岁，来自于四川省，到贵屿已经有近六年的时间了。

我询问了他现在的情况。李不光自己在这边打工，他的妻子也在这里，和他所从事工作一样，并且新近他又将唯一的儿子（12 岁，小学 5 年级）从家乡接来，准备让他在这里读书。李和妻子工作都是将不同类型的塑料进行分类，为了辨别塑料的类型，他们不得不将塑料在火上烧一下，然后再用鼻子嗅一下来进行判断。李现在一天要工作 9 个小时，有时候还要加班，每天的工资只有二十几元。

李一天的生活流程如下：

早晨 7：00 起床，洗漱，吃早餐。

7：30 到达工厂开始工作。

中午 12：00 回家吃中午饭

13：30 回到工厂继续工作

下午 18：00 下班回家吃完饭

19：00 洗澡，和朋友聊天，休息，有时也出去逛一下

22：00 左右 上床睡觉

李从事拆解业以来，已经先后为 10 多位老板干过活，他没有固定的老板。如果有老板来找他，他就为那个老板干活，有时也有找不到活干的时候（他算了一下几乎每个月可能要休息 5 天）。他的妻子工资和他差不多，这样一个月下

来，李一家的收入大约有 1500 多元。

然后，李又详细描述了一家人的消费情况。他们七户人家以每月 330 元的价格合租了这个庭院（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因此，整个家庭每月要为房租付出大约 50 元，水费 10 多元，电费 10 元左右。李说，就我一个人来讲每月生活费至少 250 元，加上老婆、孩子，每月的生活费至少都要 500 多元。现在小孩来这边读书，每学期学费要 500 元，每月还有 70 元的接送费（学校每天有专车接送学生上学，这是学校规定的），一个学期下来总计就有 850 元了。因此一年下来也剩不了多少钱。春节的时候都很少回家，因为回家一趟来回一个人都要 800 多元，路费太贵了。

他还为我介绍了他的工作及拆解业内的一些情况。工人们将老板买来的货根据颜色、质地进行分类，一般做完一批货都要 20 多天的时间。李说道：“我们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用鼻子闻塑料还觉得很不适应，时间一长就慢慢的习惯了。大家都知道赶这种工作对身体的危害很大，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因为老板的货有好有坏，他们的工资都是以时间计算，而不是以工作量（件数）计算。如果老板买来的货都是大块的，进行分类就相对容易一些。如果货不是很好，尽是些零碎的东西，可能就要麻烦一些，分类所花费的时间也就会多一些。根据进货的质量，货物的价格在 3000 - 4000 元之间，拆解完之后，老板又以 5000 - 6000 的价格卖出。因为买进的货物有好有坏，因此老板可能赚钱，有时也会赔钱，但多数情况下都是赚多赔少。其中有一个老板，每月差不多都要进五次货，一次就有 10 多吨，货物多来自于深圳、广州、南海等地。老板也会根据进货的多少来确定雇用多少工人，货多的时候就要雇 50 - 60 人，货少的时候也需要 20 - 30 人。总的来讲，现在的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了。

然后我们又聊了一些工作之余的事情。除了工作之外，适当的休息和娱乐还是很必要的，如逢年过节，找几个朋友喝喝酒，聊聊天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些活动，大家可以交流感情、增进友谊。在这个院落里居住的都是来自四川巴中的外来工，有些以前就已经认识了，有的是后来互相介绍认识的，这样大家就聚集到一起，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相互照应一下。

我们大约聊了一个多小时了，他告诉我们因为孩子明天要报名，所以他要带孩子去照张相片。我们就不得不结束此次访问了。

#### 补记：

在与李攀访谈的过程中我询问了他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想法。李表示这样的工作他肯定不会干太久的，但前方的路究竟怎样自己心里也没个底，现在关键是要多赚一些钱。或许再干一两年就回家种地（税费改革以前，一亩地每年要缴 300 多元，现在只要 60 多元了）。

这次他把儿子从家中接来，无疑又会增加经济负担，但他希望儿子能够好好读书，按他的话说，“只要孩子有本事读下去，他再苦再累也没关系”。

我认为，他的这些想法与其他众多外来工的想法应该是相同，对于未来他

们很难预计，只是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子女，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读书，以后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 访谈个案十七：吴某

中午我们来到龙港一处外来工的聚居点。这个定居点位于一条公路的边上，房子都是临时搭建的工棚，墙是木板结构的，然后搭上几块石棉瓦。我数了一下，一整排房子大约有七八间。当我们走进其中的一个房间时，有几位外来工正聚集在一起看电视。那是一台很旧的微型黑白电视机，放在一张床上，他们坐在小板凳上正津津有味的欣赏着电视节目。这间房子，面积估计只有十几平方米，陈设非常简陋，里面放有三张床，每张床都挂有布帘。房间内显得非常的拥挤，更糟的是连个窗户都没有，在里面呆了几分钟简直让人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门口放有一个煤气炉和一个煤气罐，估计主人就是在门口做饭了。屋内的人见到我们进来，在弄清楚我们的来意之后，热情的拿出几个小板凳招呼我们坐下。

吴的个头不是很高，脸庞已经晒得很黑了，但身体很结实。他很喜欢说话，我便和他聊了起来。他今年 28 岁，来自四川县。他是今年 5 月才来到贵屿的，现在是搬运工。他的妻子也在这边打工，在一家塑料厂拆解键盘。他在四川老家还有父母和两个孩子，儿子今年 6 岁读小学一年级，女儿 4 岁上幼儿园。他先是在北京打过五年工，从事建筑装饰行业，觉得赚不到什么钱，于是就回家了。5 月份，在家插完秧之后，就和老乡来这边重新开始了打工的生活。他觉得这里比北京要好一点，赚的钱也多一点。吴没有固定的工作，经常都要到“劳动力交易场所”，等待着老板们前来雇佣。那里有不少人同他一样等待着招工老板。当有老板雇佣他干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连续工作一周以上，如果找不到活的话，可能就会歇上两三天，这样下来他每个月差不多可以有五六百元的收入。妻子每个月也差不多可以收入五六百元。

他不是住在这间房里，而是另外一间，今天没活干就来这边看电视。他居住的房间里，除了他和妻子之外，还有三对夫妇，其中的一对还带着孩子。就是说一间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简陋的工棚里就住有九个人。四家人合起来每个月要付给屋主 150 元的租金，此外电费要 10 多元，水费也要 10 多元（他们都是买桶装水的）。他和妻子每个月的生活费还要四五百元。每个月还要给家里寄一些钱，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

他主要是为老板干搬运的活计，货物多是废旧的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脑、空调等等，将货搬到仓库里，其他的事情他们就不管了。他也知道紧接着就是拆解，分类……，那是另外一批工人的事情了。他说，搬运工都是凭力气吃饭，虽然很脏，但一般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他很少生病，偶尔一点感冒发烧的小毛病，到小诊所买点药吃就算了。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老板肯定是不管的。他来这

里还没有多长时间，但觉得这里的环境的确非常糟糕，空气和水都不是很好。

工作之余，娱乐就是看看电视，有时候晚上会出去转一下，和朋友聊聊天。偶尔他也会买一点六合彩，一般不会太多，10元左右，多了也买不起。周围的朋友也买一点，大家都希望将来有一天时来运转能够发财。他对自己的将来也没怎么想过。反正现在有的钱赚就好了，但没想着长期呆在这里，希望尽快赚点钱回家盖间新房继续种地。他觉得孩子现在还小，留在家里挺好的，如果带在身边会很不方便。

#### 补记：

吴因为来得时间不是很长，因此对这里还不是很了解。但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众多外来工的一些共同特点，他们在同乡介绍或带领下抱着赚钱的唯一目的到外地做工，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很少有什么想法，只是希望尽快赚一些钱早点回家。

#### 访谈个案十八：陈某

晚上我们来到北林的一处外来工聚居点，这时他们应该已经吃过晚饭了，很多人都在乘凉、聊天。这里的房子都非常破旧，周围居住的大多都为外来工。我走进陈的家中，看见他的妻子正在洗衣服，他正坐在椅子上休息，床上躺着一个婴儿。门口放着煤气炉，他们没有专用的厨房，应该就是在门口做饭了。房间面积估计只有十五平方米。家里的陈设极其简单，除了一张床和几个小板凳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家具了。天气很热，却没有一个风扇。整个房间被一堵木板墙隔开，分为内屋和外屋两个部分。见到陈的时候，不由得使我吃了一惊，因为他显得非常憔悴，身体消瘦，肋骨凸现出来，几乎可以数得清楚（因为天热，他没有穿上衣）。当我们说明来意，他显得有些激动。

但就在访问还没有开始之前，门外突然有一个人对我说：“你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的好，要不当地的治保队一来，可就麻烦了。”陈却说没有关系，并热情的招呼我坐下。他似乎很早就想找一个人倾诉一下心里话。

陈是重庆人，今年34岁，初中文化。现在，他们夫妇外出打工，父母就在家中为他们带孩子。他的妻子今年31岁，大儿已经上小学了（老家）。陈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目前也在广东打工。还有一个妹妹已经成家了（外地）。

先前他去过新疆，在那里种过棉花。后来才到贵屿，至今在这里打工已经有五六年了，一直从事拆解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进行分类处理。当老板的货物被搬进工厂之后，他们的工作也就开始，先将原料用火烧一下，然后再闻一下气味来判断是什么类型的塑料了。各种塑料根据不同的质地，可以划分上千

种不同的型号，这里我请他列出一些常见塑料的型号：ABS、PVC、PC、PS、PPO、PP、POM、MMA……

进行分类的原料主要有电视机外壳、显示器外壳、空调外壳等等，多数情况下可以看到上面的商标，有来自日本的、美国的、台湾的、香港的……，涉及很多国家和地区。

生病以前，陈先后为四个老板干过活，他每天要工作 8 个小时，工资是每天 30 元。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很少有时间休息。他的妻子干同样的活已经有 3 年了，工资也同他一样。正常情况下，他们夫妇每个月会有 1800 元左右的收入。房子是和另外一对夫妇合租的，每月租金 80 元（他们住外屋，另一对夫妇住内屋）。除房租之外，每月电费 10 多元，买水 10 多元，再加上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一个月下来至少有五六百了。他们每人每个月还要向当地政府交 15 元的卫生管理费（太小的孩子不交）。此外每个月还要给家里寄上几百元。这样剩余的钱就没有多少了。

但目前陈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已经停止工作两个多月了。起初他感觉到浑身乏力，呼吸困难，不断的出虚汗，就到处去找医生看，但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这样折腾了两个多月，到现在为止已经花去了 2000 多元，病情却没一点好转。也就是两个月之前，他的妻子刚刚生下小孩（二儿），因为是到当地的一家私立医院（耀辉医院）做了剖腹产，一下子就花去了 5000 多元。这么多钱他是一下子拿不出来的，当时周围的好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借给他 3000 元。后来，父母，哥哥，姐姐过来他又还给了人家。目前妻子又要照顾他，还要抚养小孩，现在没有再去工作了。而他本人看起来的确非常的虚弱，已不可能继续工作了。

谈到生病的事情，陈越发有些激动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自己一定是得了职业病。他说：“很多人都有可能像我这样，只是因为伤害的程度不同，个人的体质也不同，所以有很多人暂时没什么反应，将来就不一定了”。他其中的一句话使我感触颇深，“我带着老婆来到这里打工一年下来可能会有几千元的收入，但今后为了治病要花多少钱还是一个未知数”。

同时，陈在我的面前也发泄了自己的不满，“以前我们办一个暂住证一年交三十元，现在取消了，但当地政府又要我们办卫生管理卡，买张卡要 30 元，每月登记一次还要交 15 元”。“这钱交就交吧，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诚实劳动了，当地人也该平等对待我们，但似乎我们的命天生就很贱”。他讲了自己听到的一件事情给我听，“以前这里有一个人因为老板不付工钱，他就告到当地劳动部门，劳动部门给他开了一张纸条，让他回去找老板要钱，但老板还是不给。他又回去找，劳动部门的人也不管了，这次老板找人打了他，也没有人送他去就医，不久之后这个人失踪了，据说被人打了麻醉针之后就死掉了”。

他对当地生活环境也很厌烦，“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城，空气被污染了，水也喝不了了”。他们是用不上自来水的，桶装水分两种，一种是每桶 1 元，可以饮用；另一种是每桶 0.5 元，闻起来有一种气味，不能喝，只能做其他用途。

陈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无奈之下，他决定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这里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家里治病也要便宜些。对于将来回到家中，他似乎也不愿继续种地，因为他还是觉得种地的税费太高了，种地充其量只能有个口粮。

临走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和他合张影，但是他礼貌地拒绝了。但是出门的时候，我们回头，发现他的脸上神情有些奇怪，像是还有很多话要说。但他终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 补记：

遇见陈某之后，我非常同情他，并怀疑他会不会是肺癌？他说有些话是非常有道理的。目前，我们遇见的外来工之中，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只要能赚钱，什么活都干，即使是知道有些工作的危害性，他们也会干下去。贵屿的本地人很多都靠拆解业发了财，致了富，但外来工们却成最大的受害群体。

#### 访谈个案十九：李某

当我们走进李某的家时，他正在忙着为一台电脑安装程序。整个房屋大约有 30 平方米左右，分为两个房间，一间是工作间，另外一间卧室。在他的工作间里，紧靠着墙放着一排柜子，有柜子摆满了各种废旧电脑笔记本，电脑机箱，电脑配件。在他的卧室里，放有一张床，床的旁边放着一张长桌，桌上到处都是电脑的零件。从房屋的外表示看不出他是作废旧电脑生意的，因为门口没有任何招牌。李见到我们进来，开始很惊讶，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得知我们来自广州之后，他便愉快的和我们聊了起来。他说自己经常去广州送货。

李今年 38 岁，来到贵屿已经有 10 多年了。他在这里是单身一个人，妻子在四川老家照看小孩。李有两个孩子，儿子今年 15 岁上初中，女儿今年 12 岁上小学。此外，家里还有父母。他刚来贵屿的时候，先是在一家拉丝厂干，因为他精明能干，所以很快就被老板看中并提升为一个领班，主要工作就是指挥和引导工人们干活。老板给他的薪酬也不低，每月 1500 元，当时是很高的了。但他觉得在工厂里干总是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太不自由了。干了两年之后，他就离开了拉丝厂。

后来他慢慢地发现回收废旧电脑，然后修理、重组，再卖出去，这样可以获得很高利润。现在，他以每个月 400 元的价格租下了这套房子，既在里面的一间屋里居住，在外面的屋里干活、做生意。李还要交各种项目的税、工商管理费等，这样一年下来要交 2200 多元，但要一次性付清。他觉的这样也很好，方便省事。

李非常健谈，我从中得到了很多信息。当地的很多老板都从深圳、广州、南海买回整车的电子垃圾。这些电子垃圾当中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有些电器如笔记本电脑、电视等还能修复再利用的话就挑选出来。李就会从不同的老板中回收这些东西，经过一番修理、组装，就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了。因为和当地的老板们打的交道多了，大家逐渐地熟悉起来，彼此之间也会建立稳定的关系。李将自己组装好的电脑，部分卖给当地人，更多的是销往广州、深圳等地。他经常到广州去，一是为商家送货，同时会买很多的电脑零件，继续修复处理收购来的废旧电脑。有的时候，他也为别人安装软件、维修电脑。

我在李的工作间看到了很多的笔记本电脑：东芝、松下、NEC、三菱、IBM、戴尔……各种品牌应有尽有。我拿起一台三菱的笔记本，上面赫然用日文写着“废弃”两个字，生产日期为1997年。但现在这台笔记本似乎已经组装好了，正等待着出售。

他的生意做到现在这种程度，买上一次货，经过处理在把货卖出去，至少需要十几万资金才能保证正常的运作。花费的时间大概要一个多月，一年他可能这样运转十次左右。此外，他还雇用了两个副手，因为有时他自己一个人顾不过来。至于他能赚多少，旁边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一年一定可以赚上10万吧。”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的笑了一下。

他告诉我：“很多东西在外国可能是废物垃圾，可到了中国就能变成宝。一台旧的电脑交换器有时可以卖上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电脑笔记本根据不同的配置、新旧程度可以卖到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不少广州人来这里收购二手电脑，笔记本及其零件，曾经有一个人来到这儿一次性就买了几百个硬盘运回广州，估计一年赚上个几十万不成什么问题。前几年刚开始做这种生意的时候，我还不太懂行，回收一个摄像头我花5元，然后以200-300元的价格卖给别人，可人家再卖出的时候就是700-800元了。因此自己还是没赚到多少。现在的生意就不太好做了，海关开始查禁。做这行的人也多了起来，所以利润也就下降了。”

当谈到自己的未来时，他觉的这里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了，空气污染了，水质变坏了，简直没法与自己的家乡比。毕竟自己是四川人，将来总要落叶归根的。至于现在，当然是有的钱赚就赚了，反正再过几年回老家是没有疑问的。

#### 补记：

李非常精明能干，像他这样现在自己作老板的人在当地外来工之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他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通过与他的交谈，我开始怀疑当前市场上所卖的二手电子产品的质量，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很多二手笔记本消费者很可能买到的是一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电子垃圾。

## 访谈个案二十：张某

中午，我们来到南阳，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在一处破旧的庭院里找到几户外来工家庭。这座庭院是典型的本地民居，充满了潮汕地方建筑文化特色。走进大门径直而行就是大厅，大厅正对着大门的方向是敞开着的，只是搭了一个顶棚而已。大厅的中间放着一张方桌，方桌的周围放着几个椅子。大厅的两侧有分布着几个小房间，应该是一对夫妇住一间。从外表上来看，院子里的房屋至少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周围有很多相似的院落，很多已经废弃了，早就没人住了。当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大厅里人们正在休息。他们对我们的来访刚开始似乎有些惊异，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们慢慢地接受了我们。

张看上去在这些人当中应该是年龄最大的，在我们互相介绍之后，可能是因为同姓的原因，他跟我聊了起来。张今年已经 40 岁了。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他就出来打工，到过很多地方，来到贵屿已经有 5、6 个年头。他有两个孩子，女儿今年 17 岁，现在广东某地打工；儿子 14 岁，今年读初二。此外，张家中还有父母、哥哥、姐姐，他们都在家中务农。他还有一个弟弟也在广东打工。

现在张在这边从事拆解业。他的主要工作是拆解电器，每天工作 9 个小时，工资为 27 元/天，一个月下来就有八九百元。妻子也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工资略低，每天有 26 元。他们夫妇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就有 1500 元左右。他们一个月的房租要花 50 元，水费 10 多元，电费 10 多元，夫妻二人加起来每个月的生活费至少都要 500 元。还有当地政府每个月都要受的卫生管理费，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就需要 30 元。当然还要向家里寄上两三百元，这样下来一个月剩下的钱就不是很多了。

他拆解的电器种类繁多，有电视机、电脑、空调、冰箱……家用电器应有尽有。工作的时候，张要用螺丝刀将一件件废旧电器上的螺丝拧开，拆分里面的金属器件，如铜、金、银件等。但不同的金属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像铜就可以分为白铜、黄铜、红铜等类型。干过一段时间这样的工作，就可以用肉眼分清楚金属的类别了。

当老板有货的时候，就会来找他。现在有手机方便多了，以前老板知道我的住处就直接来找，然后他再找一些人，就可以马上开工了。也就是说，老板只要与一个领工保持联系就可以了，领工就可以为他找到足够的工人干活了。他现在为两个老板干活，哪个老板有货先来找他，他们就为哪个老板干。一般一批货拆解完需要用 20 来天的时间，干完活之后就可以领工钱了。有时候实在缺钱用，就可以先向老板借，以后在工资当中扣除就可以了。

前些年生意好的时候，老板们的货源非常充足。那时他认识有四个老板，他们一年一共要进 800 多吨的货，一个老板就是 200 吨，多数都是从深圳、南海运来的。他曾经为一个老板打过工，先前那老板很穷，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他买了两车货（每车大约有十几吨）花了三十多万，他自己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不

得不向别人借钱。后来等他把这批货处理完卖出去时，他就发了大财，据说一下子就赚了几十万。如今他已经建起了小洋楼，办起了工厂。可人只要一发财就变了，以前他还经常给工人们烟抽，现在就变得非常小气了。他曾经对工人们说，“老板永远都是老板，打工的永远都是打工的”。

这两年的生意很不好做了。现在国家也在逐步地查禁，按他的话说“因为我们中国加入了 WTO 了，所以这些垃圾货物是不能再运进来的”。这些货物在从深圳、南海等港口运到贵屿的路上，也很有可能被扣。一旦货物被没收，买货的老板就可能很惨，几十万一下子就全部泡汤了。即使这样，老板们还是有的赚，有时候进的货好仍然可以赚几万甚至几十万，有时货不好也会亏一些，但多数情况下都是赢多亏少。如今老板们的生意不是很好，有时候没货运来，他们也就没什么活干了。最近倒是运来好几批，他们正忙着拆解呢。

他对这里的环境非常不满。贵屿的空气很不好，总是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而且地下水也不能喝了。前几年就更糟了，脏、乱、差，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堆。现在稍稍好转了一些。他觉得这里的社会秩序也很乱。他认为最不公平的是——暂住证取消了，而现在当地政府又要收卫生管理费（一个季度 50 元），他们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他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一次，他去北林那边打工，那里的治保队要向他收卫生管理费，他说自己已经交过了，对方却说在那里交了不算，这边还要收，他在北林干了两天活赚了几十元，可治保队就要收 100 元的卫生管理费，以后他再也不敢去北林打工了。

张也知道拆解电器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因为有很多的矿物质会被吸进身体里面，这样的工作是不能长期干下去的。特别是现在拆解业内的行情不是很好，所以他也不想干了，估计最迟干到明年春节就肯定离开这里了。至于将来干什么，现在自己还没有想好。

#### 补记：

我们已经调查了不少的外来工了，像张这样的实在太多太多，他们也明明知道从事拆解业，可能会给自己的健康带来很大危害，但他们却还要为每天二三十元的报酬从事这些有潜在危险的工作，这是明显暴露出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千千万万外来工完全是出于太多无奈才会选择这条生活的道路的。

#### 访谈个案二十一：李老师

下午六点，我们来到北林一处来自湖南的外来工的聚居区。我们进入一座较大的庭院，院里有三间房子，都非常的破旧了，估计至少已经经历几十年。这时院内的人们应该回来还没有多久，女人们大多在做饭，男人们有的正在冲凉，有的正在聊天。因为事先我们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或许也是因为湖南乡亲热情豪爽的性格，我们很容易就和他们聊了起来。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小学教师，因为他姓李，我就称他为李老师。李老师热情的邀请我到他的屋里去坐一下。我来到他的房间，看到房间的陈设非常的简单，有三张床，一张是用布帘遮得非常紧密，另外两张上面都只是铺了一张凉席。不过屋内收拾的非常干净。门口外放着煤气炉，看样子他们就在门口做饭。他拿出小板凳让我坐下，我们就开始攀谈起来。

李老师今年 40 岁，家在湖南。李老师早年毕业于家乡的一所中专学校，已经当了 10 多年的小学教师了。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上高二。在家乡的小学里教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四百元。因为家里经济太紧张了，甚至供给女儿读书都不够，因此他就和妻子来到贵屿打工了（但为了保住公职，不得不向学校每个月交 120 元养老保险）。李老师来到这里差不多已经有四个年头了。开始他先是在一家电子垃圾拆解厂从事零件分类的工作，那时一天只有 21、22 元的工资。后来他嫌工资太低了，就开始干烤电路板的工作了，每天干 9 个小时，这样一天的工资可以有 25、26 元了。烤电路板的工作非常辛苦，需要长时间的坐在煤炉前，把电路板放在火上烧烤，提取上面的锡。现在天气很热，还要坐到炉子前面，好一点的老板就会给工人一个风扇，但有的老板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烤电路板时会放出很多的有毒气体，对身体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依照李老师所说的，明明知道干这样工作对自己的身体有害，但只要有钱赚依然就会有人干。他自己也承认，就是为了一天多赚 4、5 元钱，他才从以前的工作转来烤电路板的。李老师的妻子在这里做些家庭服务性的工作，如为人家洗衣、做饭、带小孩，一个月下来可以有五六百元的收入。

后来经人介绍，当地的小学聘他到学校里作任课老师，教小学四、五两个年级的语文，每个月 800 元的工资。他现在已经在工作了两个学期，现在正等待着校长的通知，是否继续聘用他。但一到放假，他就继续回到以前老板的工厂里烤电路板，因为寒假、暑假学校是不给他发工资的。因为他为人老实正直，老板就答应他继续回来工作，但是希望这次他就不要再走了。李老师也打算继续留下来烤电路板，毕竟做小学教师没有多少保障，放假还没的工资拿。烤电路板至少一个月也可以赚到七八百元，并且能够长期干下去。

李老师在很多方面计算的都非常精细。每月的电费 7.5 元、水费 10 元、房租 133.3 元，他心里都非常清楚。这里要提一下房租的问题，整个院子的租金是 400 元，三间房每间就是 133.3 元。同一间房里还住着两三对夫妇，也有单身的人，根据具体情况，大家再平摊。今天李老师正准备去收房租，然后再交给房东。因为在这个群体之中，他的文化水平最高，同时又是小学教师，因此大家有时候遇到困难，就会找他帮忙，他也乐意帮助别人，所以李老师在周围是很有威信的。而且他每天都可以从老板手中的一些近期的旧报纸（如参考消息、南方日报等），识字的人也会到他这里找报纸看。

我又向他询问了一些外来工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他说：“周围除湖南人以外，还居住着很多贵州人，四川人。但毕竟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因此都很难。大家都经常见面的，关系都还不错，很多都是彼此认识的。”

我们聊了一会，屋里进来两个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大约只有十七八岁。原来这间屋里一共住了6个人，除李老师夫妇以外，还有四个人，这两个小伙是合睡在一张床上，另外一张床上也睡两个人。这两个小伙也是烤电路板的，每天也要工作9小时，但他们的工资要比一般的工人要低5、6元。甚至还有一些十二三岁的童工（主要工作是零件分类），工作时间不变，但工资却更低，一天只有12、13元了。谈到这里，李老师有些感叹。他说：“人应该平等的，但似乎老板与工人之间就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打工的必须要看着老板的脸色行事。”“老板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老板先前答应每天给工人22元的工资，但后来又只给20元了，那再争辩也没用。搞不好还要挨打，前几年老板打人的事情经常发生，现在好一些了”。

李老师觉得这里非常的“不干净”、人不好、空气不好、水也不好，环境差、治安更差。因此，他想再干一两年，赚些钱就回去了。还是家乡好，青山绿水，这里根本就没了的比。以后，他还是希望回去当小学老师，至少退休后拿到退休工资，养老就好了。

#### 补记：

李老师也是我调查中遇到的一个特殊的例子，他暂时放弃了教师的工作来到这里打工，无疑想多赚一些钱。为了金钱的目的，甚至有一定学历的人都不顾自己的健康，这种现象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深思。

#### 访谈个案二十二：秦某

【黄昏的时候，我们来到南阳乡一位外来工的家里进行访谈。起初，主人以为我们记者来采访，似乎有些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因为以前曾经有记者来这里采访过，估计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经过一番解释，我们的访谈才得以顺利进行。这时临近的一些外来工得到我们来的消息之后，也陆续来看我们。这样我认识了秦，他非常的健谈，我们聊得很顺畅。】

秦今年30岁，家在四川。他有两个孩子，大儿今年6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小女儿今年4岁上幼儿园。秦来到贵屿已经四个年头了，现在从事拆解废旧电器的工作。他从1993年开始就出来打工了，先后到过新疆、北京、广州等地。他的妻子（28岁）也在这边干烤电路板的工作。

秦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将各种废旧电器如电脑、电视、空调、微波炉等等进行拆解，就是用螺丝刀把电器上的螺丝全部拧开，然后取出里面的各种零件。大多数的废旧电器主要来自于日本、美国、韩国、台湾、香港等地，老板们多是从深圳、广州、南海的老板手中买来的。接着又有专人对各种不同的零件进行分类，如果有的零件还能使用的话，就单独挑出来。这些能够使用的零件有的直接被卖

出,更多的是被重新组装成整台(套)的家电。这些家电产品就会以二手货的形式卖到消费者的手中。

秦深有感触对我说:“其实这样对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企业有很大的影响,旧的、二手的东西总会比新的要便宜很多。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仍然不是很富裕,所以很多人就会买便宜的二手货,就不会去买新的了,由此对国内部分电器企业造成很大的冲击。好在现在运来的货少了,因为我们中国已经加入了 WTO 组织,这些东西都不能进口了,这里的环境比前几年好很多了。”

秦又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收入及支出情况。秦现在一天工作 9 个小时,工资是每天 25 元。他的妻子一天也要工作 9 个小时,但烤电路板工资要稍高一些,每天 27 元。这样一个月下来,秦夫妇两人加起来就可以有 1500、1600 元的收入了。但一个月开销也不少,房租 40 元、煤气 36 元(2 瓶×18 元)、水费 10 元、两个人平均每天的消费 10 元(10 元×30 天,如米、油菜等生活必需品)、卫生管理费两人 30 元、卫生清理费 8 元,初步估计一个月下来至少要花 500 - 600 元。秦说,以前他还要抽烟,现在为了省钱就很少抽了。

他向我倾诉了自己心中不满的情绪。以前,外来工都要办理暂住证,一年要花 30 元。现在取消暂住证了,但又要交卫生管理费,办证要 30 元,每个月登记一次盖个章就要 15 元,无疑给外来工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更让人气不过的是,现在当地政府每月又要收 8 元的清洁费,他与收费的人理论一番以后,就拒绝交此费用了。他曾经在广州呆过两年,觉得还不错,很少有工人拿不到工资的,劳动局也会为外来工提供法律保障,可这里就不行了。“这边人的素质太差了,从前有很多老板经常不按约定付给工人工资,或者苛扣工人工资,工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我听说过十多起莫名其妙的外来工失踪案,其中三起现在已经查清楚了,但当地的老板有钱有势,大不了就是出钱了事,好像我们这些打工的命就很贱似的。尤其是南阳的这里的人就更加不讲道理了,他们都是一个姓郭的,做什么事全乡的人一起行动。早些年为了六合彩的事情,潮阳市公安局派人下来查,他们砸坏了七辆警车,这件事情在本地是家喻户晓的。可新闻上也没报这件事,我们中国总是这样,不像人家西方国家那样,什么都可以在新闻里公开,让社会舆论来监督、谴责。本地的官员们也要顾及自己的脸面,因此这样的事情就不会被曝光,反而助长了一些人的邪气”。

我问他长期干这样的工作,有没有生过病?他说:“感冒发烧当然会有,一般多是找家小诊所买点药就算了,但能熬过去也就熬过去了。现在我们都还年轻,身体都还不错,各种大病小灾的也能过得去,但这种工作肯定是不能长久干下去的。另外,如果在工作之中受伤,好心的老板就会给点医药费,以后就不管了。更多的老板遇到这种事情会置之不理,找他也没有用的。”

最后,我和他聊了一些将来的打算。他告诉我,自己非常想家,也很想念自己的孩子,但几年来很少回过家,因为来回的路费一个人就要五六百元,现在很难负担得起。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尽快赚多一点钱,早点回家。至于回家再干什么,就没想的太多了。

### 补记：

我们已经调查了二十余位外来工，在他们之中，有的是拆解电器的，有的是烤电路板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工作存在着潜在的威胁，但又不得不做下去。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困苦，但是只要一天有二三十元的收入，就会有人去做。处理来自国外的电子垃圾，使当地的一部分人发财致富，但污染了贵屿的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危害了成千上万外来工的健康。

### 访谈个案二十三：王某

下午我们再次来到中午访问过张师傅所居住的庭院之中，经过他的引见我认识了王。王的家里，房间的面积有 15 平方米左右，里面放有两张床，都用布帘遮着，估计是住了两对夫妇。其中的一张床上放着一个婴儿，应该是没出生多长时间。地上还放有一张小木桌和几个小板凳。王的妻子正在房间里，她长的非常清秀，感觉上她还有些虚弱，我猜想是刚生过小孩的缘故。屋内的陈设虽然很简单，却收拾的非常干净、整洁。屋子的外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厨房里有煤气炉、煤气罐及其一个白色的塑料水桶。

王是刚从工厂里回来不久，正好冲完凉做在房间里休息，他请我坐下，我们开始聊了起来。王今年有 30 岁，妻子 24 岁，小孩出生没多久（大约 2 个月）。令我感到有点惊异的是——他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他说：“高中毕业以后没过几年，我就出来打工了，来到贵屿已经有四个年头了，一直从事拆解废旧电器的行当。妻子以前在广州的一家制鞋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前不久刚生过小孩，还得带小孩，暂时没有工作。”

现在他每天要工作 9 个小时（工作时间：7：30 - 12：00，14：30—18：00），一天下来有 30 元钱的收入。几乎一个月 30 天，每天都必须工作，有时候还要加班，估计每月下来都有 1000 元左右的收入。但他的负担非常的繁重，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以外，每个月还要给父母和两个妹妹寄钱。他的两个妹妹都在读大学，一个在成都理工学院就读，另一个在成都的一所师范学院。两人的学费、生活费一年下来至少都需要 10000 元以上。他的大哥也在广州打工，兄弟俩的生活过得都非常的紧凑。

他也聊了每月自己的一些消费的情况。房租 50 元（两家人合租总计 100 元）水费 10 元、电费 10 元，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自己每个月的生活费至少要三百元，妻子、孩子至少也要 200 多元，然后还要给家中寄一些，这样所剩也就无几了。因此，他春节都不敢回一次家，四年来他还没有回过一次家。平时想抽一包烟，贵的是不敢买的，只能买一两元钱的。

接着我们又谈了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他不止为一个老板干活，多数情况下都是哪个老板有货就来找他，然后他再去找一批工人，也就是说只要老板找到他就可以了，他就是一个小的领工。像他这样的领工周围还有不少，一般领工的人都已经和老板混得很熟了，老板也比较信任他们。按照他的话说，人对人应该是真诚的，我们为老板认真地工作，老板也会对我们好些，信任是相互的。他们拆解的废旧电器有来自日本的、韩国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等等，世界各地的都有。但老板们主要是从香港、台湾的老板们的手中接货，一般香港的老板的货会贵些，台湾老板的货会便宜一些。感觉上，台湾的老板要比香港的老板要富有一些。当然进货还有其他渠道，但老板们总是有办法的。

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暂住证取消了，但来了一项卫生管理费，每季度 50 元，一年 200 元。如果不交，治保队就会来抓人，抓住后就要罚款，他们说罚多少就是多少，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罚完之后连张白条都不会打一张。他认为，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公安部门不收暂住证的费用是为了减轻外来工的负担，但现在可好他们的负担却越重了，尤其是贵屿这块地方真是天高皇帝远，谁都管不着。他还讲了一个在外来工里面普遍流传的说法：因为本地有些人过去有殴打外来工的，打死打残没有什么稀罕的。这样难免就会惹出一些官司，法院宣判之后，经常是由地方政府出钱平息一切，但终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最终还是要从外来工的身上找回来。

他和大多数外来工一样，都希望尽可能的多赚到一些钱。他说：“现在我还很年轻，辛苦点也没什么了，只是盼望自己的两个妹妹能够早点毕业，同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读大学不要像自己一样。不久的将来肯定是要回家的，但究竟等到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

#### 补记：

当地政府对外来工收所谓的卫生管理费很明显是一项不合理的收费。但对外来工群体来说，他们毫无办法的，为了在当地安身立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忍受下去。这里凸现出当前我们国家社会机制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性的乱收费严重的损害了外来工们的利益，但似乎这样的事情又没人来管。

#### 访谈个案二十四：甘某

我们是在贵屿镇上的一家超市里遇见甘的，甘正推着一小车饮料准备送到对面的舞厅。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壮实的中年人，穿着一身军用的迷彩服，平头式的发型更使他看起来显得有些像是黑社会成员的样子。因为他和我们的向导非常的熟，在我递上一支香烟以后，我们愉快的聊了起来，这是我们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平和的人。

甘是湖南人，今年 35 岁，他来到贵屿已经有五个年头了，起初他是开三轮车的，后来经人介绍就到一家超市里来做超市送货员。在这家超市里工作已经有两年多了，他的工作是送货员兼外围保安，工作很轻松，就是帮忙送货，没事的时候就在旁边呆着。因为保安工作的需要，他们都打扮得有点凶。

甘在这里工作，每个月有 1300 元的工资，并且包吃包住。他觉得这样的待遇很不错，自己感到满意的。他还说到超市里还有不少大学生毕业来这里干的，主要是做会计之类的，一个月下来的工资也才有 1500 元左右。

老板对他们挺不错的，有时候晚上下班之后还会请员工们去喝酒。他们的老板是本村的党支部书记，在本地的口碑相当不错。这位老板的产业涉及房地产、各种工厂、酒店、商店等等，有人估计他的总资产已经突破亿元。他的人际关系网络也非常广泛，上至中央，下至广东省里，甚至广州军区，都有他的熟人。最近，他投资上千万元办了一家工厂，主要是从美国运来废旧矿泉水瓶当作原料，不知生产什么，据说产品主要是要销往上海。

甘的妻子在当地一家工厂给人做饭，一个月大概能够收入 600 元的样子。甘在家乡有两个孩子，儿子今年 13 岁，已经上初一，女儿今年 12 岁，也上小学六年级了。他已经五年没有回过家，经常是暑假的时候接两个小孩来这边玩一下，然后开学再送回去。孩子一直是由他们的外公、外婆带着的。每年甘都要寄钱回去。以前他每年给家里寄 1000 多元，现在就可以寄 2000 多元了。

我们问甘对当地人的看法的时候。甘的说法明显和其他外地人不同，他强调说本地人和外地人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不能一概而论。而他本人认为，本地人其实还是不错的。对于当地的发展，甘也抱有积极的看法。他认为当地还是可以走出现在这种低谷的。他说：“本地人已经赚了不少钱了，他们不做这个，也可以做别的。像我老板，他的塑料厂肯定要比那些拆电器的好嘛！”

因而，甘在短时间内不打算回去。他说，在本地还是有机会做得不错的，而且不管怎样，在这儿肯定要比回家种地好，在家里，一家人辛苦种上一年的地，收的那些稻子卖的钱，估计还没有这里他夫妻俩工作一个月赚的多。甘说：“在最近几年，我是不打算回去的。”

甘对我们很友善，他一再告诫我们，这么晚还是早点回去，因为这里在晚上很不安全，抢劫的事情时有发生，连本地人在晚上没什么事也都呆在家里。在我们告别时，甘还一再邀请我们白天再来，有空到超市逛逛。的确，甘已经算是职业化的超市职员了。

#### 访谈员补记：

甘是典型的受到本地人照顾、在心理上比较趋近当地人的那种外来工。他们不像其他的外来工那样对本地人不满甚至怨恨。同时，他对于贵屿的发展也抱有很大的期望，并有意识地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的未来和贵屿的发展联系起来。

## 访谈个案二十五：刘某

我们到达调查地的时候正是打工者下工回家洗漱做饭的时间，家家升起炊烟，也有的借着晚霞的余晖在天台洗衣。这个聚居地是一栋四层的简易房，有点类似烂尾楼，没有门窗和内装修，为当地人所有。一层乱堆着些杂物，二层据说住的是贵州人，我们主要访问的三楼主的是来自四川的老乡。上到三楼，平台面积大约有一百平米，用砖垒或布帘隔成十个小间，每个约有七、八平米，其中一个作为公共厨房和洗漱间，没有看到有卫生间。剩下的部分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可以洗衣、聊天，有一盏白炽灯照明。

看到我们来，一开始大家不知道我们的意图，虽然陪同的赵师傅解释了一下，大家也不甚积极，略带怀疑。因为看到大家正要吃饭，我们决定先下楼等等，可是终于有人把我们热情的让进了屋。

我们访谈的屋子与隔壁用砖垒隔开，靠墙放置三张用木凳、木板搭成的床，大致都能睡两到三人，挂有蚊帐，进门的一角安置了灶台，煤气罐、碗碟、盆、大水桶和作料罐以及买好的米、菜等。屋里的用电器主要是电灯、电扇，夜幕降临，屋里不是很热，只是空气流通不是很好，混杂着煤气和做饭的味道，屋里没开灯，只借助外面公共照明的微光。这间房由三家人合租，一个月房租每家分摊50元。

我在一个小凳子上坐下来，跟屋里的人寒暄，同来的小组成员跟男主人聊了起来，我发现一个胖胖的小姑娘主动搬了凳子坐在我身旁，歪着头听大家聊天。她梳着马尾辫，穿着普通的衣裤，肤色微黑，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我们于是攀谈起来。她姓刘，今年16岁，跟父母来贵屿已有一年多，父母在此地打工七、八年了，去年下决心把她和弟弟一起带来。弟弟现在在本地小学入学念六年级。刘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去年和同乡结婚，现在怀孕7、8个月了。一家人终于聚在一起，可是负担仍然没有减轻。刘某来这里这么长时间，因为年纪小，父母不放心，一直没有去工作。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一直干装卸工作，如果有货卸，一天能赚三、四十元，但现在货源有限（已没有前些年红火了），所以一个月能赚七、八百元就很不错了。母亲原来打些零工，拆解或装卸，一天十六七元左右，但现在母亲在家照顾姐姐，也没去工作。姐夫花两三千元买了一辆三轮载客摩托做运客生意，每月有一千多元收入。弟弟的学费在家乡时每学期只有200多元，现在要500元。一家人一个月的房租、水电、饮食等各种相加的生活费要六七百元，可见父亲的工资基本只够支持家用。刘某抱怨当地的物价贵，只买青菜一个月家里也要开销五六百元，饮用水要买来喝，一个月也要花三十多元，生活用水每月又要十元。

刘某的性格在交谈中溢于言表，川妹子的爽朗、泼辣中透出机灵，她现在帮

母亲照顾家务，可以看出刚来的新鲜感已经消退。谈起弟弟，她无可奈何的说小孩还淘气，到了新环境，很快和小朋友打成一片，就是学习让人操心。她自己打算到当地开设的塑料珠厂工作，听说有四十几个小姑娘在那儿打工，一个月可以有七八百元的收入，每人操作一部压珠机，工作不累，收入也不错。老乡中也有些同龄人和父母同来打工，有些看到没什么活干又到别处或回老家。一家人在一起的好处就是不用两边担心，过年也不用劳民伤财的回家探亲。父母已经下决心在这里安下家来，一开始可能会有些困难。不过，刘某满有信心的说，等姐姐生下孩子，母亲和她都去工作，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们要走的时候，刘某有些依依不舍，还热情地邀我去逛逛街，其实，天色已晚，外面也确实没有什么可玩之处，但对生活的憧憬永远是年轻人的主题。

### 访谈员补记：

在贵屿，10多岁的尚未成年的女孩子跟随父母来到本地的并不鲜见。刘某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性个案。这些女孩一般都会被家长特别照顾，因此她们或者在家帮忙操持家务，或者在外面做一些比较轻的工作，不会承担过多过重的工作。

### 访谈个案二十六：李某

龙港的老屋很多都租给来此地打工的外来者，我们访谈的地点选择在一处外来人密集的居民区。房屋间的夹道刚容载人的摩托驶过，沿墙边是窄窄的排水沟，石板铺的路挺干净，吃完饭的人已出来散步、闲聊、下棋，夹道里没有路灯，有点暗。我们进的大屋门开在一侧，堂屋是正南北向的，由于统一规划受到的限制，门只好开在朝路的一边。我们沿天井旁的滴水檐走进屋子，可以看到木石结构的老屋盖得很规范，虽然旧了但结构还很坚固，大厅的红砖地面刚用水擦过显得很干净，大厅里还放置着主人留下的老家具，让人想见传统生活的淳朴韵味。两侧耳房各租给一户人家住，天井周围的几个小间做卫生间和洗漱间，布局很整齐，可见外来工依然保持了住家原来的风格。

我走进左侧的大约有七、八平米的耳房，男主人已经下工回来，洗漱完毕，屋里的灯光很明亮，他热情的招呼我进来坐。男主人李某，今年刚刚三十岁，四川人，同妻子来此地四年了，他一直在当地老板开设的塑料切粒厂工作，主要从事上料、配料的活，他说一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左右，可以拿到25到30元的收入，如果开工足的话，一个月可以有八九百元的收入，但近些年不一定老有那么多活干，同厂内操作机器的人工资要高一些，大约30多元每天，因为一批货来，机器要一直加工到完不能停，所以需要三班倒，这样太累。他干的活不是很累，也没有什么污染。

我问大嫂到哪里去了，他说，今年春节没有回家，后来因为非典，也一直没

回成，最近这边工作不是很多，所以回家看看去了，过些天再回来，她平时在这里做选料、分料的工作。我观察到虽然女主人不在，家里打扫的依然很干净，陈设整齐，可以看出李大哥也是个勤劳、细心的人。用木板搭成的双人床上挂着粉红色的蚊帐，乍一看象新房一样。床旁边的屋角停着一辆自行车，李大哥说是为了上班方便买的二手车。另一个屋角被灶台占用，依然是煤气罐、高压锅等其他炊具，我看到小盆里盛着炒菜用的猪油（是买来肥膘肉自己炼的）。一个玻璃大罐里泡着自制的豇豆泡菜，作料罐里有辣椒面这种四川人最重要的调料，盆里泡着些看不清楚的东西，李大哥笑着说是大嫂从老家捎来的土豆干（土豆煮熟切片晒干可长期保存，吃的时候用水泡发即可）。我说大嫂不在是不是生活很不方便，起码没有人做饭了，他说平时也是谁先回来谁做，吃的也简单，当然一天回来很累，都希望吃现成饭，所以希望老婆快些回来。

渐渐谈起老家，李大哥说，四年前他们的儿子还一岁多的时候夫妻俩就出来打工，孩子交给父母照看，现在也有五岁可以上小学了，因为不能每年都回去，小孩和自己都很陌生，孩子当然是一年一个样，常常寄照片过来。因为心里觉得亏欠，两个人争取每年都回家探亲。但是，李大哥摇摇头说，出来打工何尝不是为了孩子，他现在上学每年学费要四百元，给他一年的生活费也有四千元，夫妻俩可以说是尽量弥补不在孩子身边的缺憾。家里的老人都五十多岁，还可以干地里的活，家里因为主要是山区，有四、五亩地需要种，通常是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土豆这些粮食作物，赚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满足自己口粮需要。现在的农业税比以前少很多，一个人就几十块钱。

平时在这里的花费夫妻俩尽量节俭，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有一千三四，去掉生活费四五百元（房租七十元），还可以剩下七八百，这样一年下来还能攒一万多块钱。但是如果回家探亲又要花去不少，两个人回家要在路上要花三天三夜的时间，来去路费和回家各项开销总共也得四千多元。李某笑着说，一年的收入过次节就去了小半，不过出来打工就是为了家里，过节的时候一家人能高高兴兴聚在一起，一年的辛苦是值得的。趁着自己还年轻，多出来挣些钱，将来要供孩子上学，花费很大。当然不会在这里一直呆下去，希望能挣出点本钱自己回家做生意。谈起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希望能给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一直供他完成学业。说到当地很多家庭明明有条件，都不一定鼓励孩子多念书，往往经过义务教育之后就随父母做生意，李某耸了耸肩，觉得当地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水平还远不及家乡，所以没有打算把孩子接过来念书。可能是因为穷怕了吧，他笑着说，这里的人条件都太好，反而不知道珍惜，但是将来社会没有知识是万万不行的，他肯定的说，我们老乡 70%都出来打工，很多人都是为了供孩子读书，因为现在教育是农民最大的一笔开销（甚至比结婚的花费要多），就是希望改变祖辈的命运。

访谈结束了，李某的勤劳、质朴、对家庭的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 访谈员补记：

塑料切粒工艺流程：收购（同类型）各种废旧塑料，根据定货商要求，添加染色剂和其他成分，回炉熔融后凝结，再切碎成绿豆大小的颗粒，作为新一轮塑

料加工的原料卖出。

## 访谈个案二十七：沈某

我们这个晚上的访谈主要集中在龙港的外来工聚居地，针对塑料加工的不同工序，采访各个环节的工人的工作及生活情况。我们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已经过了八点钟，工人们大都吃完了饭，坐在屋里屋外的凳子上抽着烟闲聊，妇女们洗碗、洗衣也有说有笑，还夹杂着小孩的吵闹声，甚至婴儿的哭声，一部生活气息浓郁的交响曲。大家因为事先就知道了我们的来意，有的热情地站起身招呼我们一起坐下聊天。这是个宽敞、整洁的院子，可以说还有七成新，据说房主是自己开厂的老板，房子就盖了三处，这还是最老的一处，现在用来出租。据我们了解在龙港，私人业主有两处以上住宅的情况挺普遍，老式风格的老屋可能有两处，旧的一处出租，新的备用，也有的空关着不出租。自己住新型的楼房，一般三四层高。老式房屋都经过统一规划，纵横齐整，有宽阔的大街，中等的便道（一般通向生活服务区）和房子间的小夹道。租金也都不是很贵，一般七、八平米的房间六七十块钱一个月，这边由于经济较发达，老屋区住的本地人已不是很多，房子却还都不算太旧。我们进的这个院子墙上檐上绘制的传统故事、吉祥图案依旧颜色艳丽、形象清晰，墙面、地面没多少岁月的痕迹，三四家人同住，保持得也很好，并不见杂乱无章。

我在天井里坐下，与旁边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打工者聊了起来。他姓沈，四川人，头发卷曲着，湿漉漉的，是刚冲过凉，穿着背心和短裤，有一张爽朗的笑脸。听说他来这里打工已经七八年了，一直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打拼，我问他老婆孩子为什么不带过来，他说家里老人需要照顾，算一算，两个人过来的效益还没有一个人好，索性就只靠他出来打工了。

他来这里一直干的都是洗料的活。所谓洗料，就是把收购来的旧塑料按要求清理干净，再回炉切粒。一般旧塑料先要经过分类和初步清理（轻体力劳动，一般由妇女来干），诸如把同品种的塑料归类，用火将粘贴的商标烤软铲掉，接下来把塑料放入机器切成指甲大小的碎片，真正洗料的程序才开始。一般先要用清水泡，再用盐水泡，必要时加入一些酸性物质去垢，搅拌、翻洗是由机械完成，最后要用清水漂清。清洗合格后，用人力捞出洗涤池，装进孔隙很大的网袋，放进一个类似洗衣机甩干桶的装置里将水分甩干。再将塑料碎片倒出铺开晾干。然后装袋卖给塑料切粒厂。这是一项较烦琐的工作，我问沈大哥手经常泡在水里会不会有什么不适，他说除非加入酸性物质，手上会有感觉，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一般都没什么事。

洗料的活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因为要和机器打交道，还算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沈大哥的雇主也比较固定，他刚来时做一些不太需要技术的活，后来学会

洗料，就一直专做这个了，他也说最近这些年的生意不如四五年前，没活的时候只好在家歇着，好在他的工资还算高，可以支持在这里的生活。他一个人租房子住，一个人开伙，自嘲的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一门心思赚钱补贴家用。不短的在外打工生活让他熟悉了这里的生活，显得和这里相互适应了。

于是我们又聊起他刚到此地时的景况，他说，七八年前，生意比现在好做，但都还是在原始积累阶段，没有现在富裕，外来工也没这么多，对环境的重视也没有现在好。那时候，外地打工的人经常受本地人欺负，比如对一些行业进行垄断，乱收费等，后来当地产业逐渐做大，打工者和老板长期合作，彼此了解中产生信任，互相介绍的老乡大批的涌入，现在龙港的外地人口是当地人口的两倍，大家习惯了和谐相处，欺行霸市的情况这些年都基本没有了。但是当地治安还是不好，本地人因为赌博、吸毒，走投无路进行抢劫，本地的黑社会也有，但一般不会针对外地人，因为外地人没什么钱。当地对吸毒十分痛恨，打击也很严，但是赌六合彩就是社会普遍现象，有时会有人倾家荡产。说起潮汕人是不是特别会经营，沈大哥想了想说，他们在经商上确实有一套，很多人起家时也是靠自己拼搏不怕苦累，他就看见一些业主逐渐由小做大，同时这边的经商氛围也很浓，小孩子从小就懂得生财之道，但往往荒废了学业，大人也有很多不太重视子女教育。他又说，如果给他们四川同样的条件，他们也同样有能力干好，甚至更好，唯一的差别就是缺乏资金和良好的地理位置，这边是侨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渠道。但是他觉得这边的人整体素质并不是很高，甚至还比不上他们打工的人，这是让沈大哥很不服气的地方。

### 补记：

从对沈某的访谈中，我们大致摸索了龙港近七八年的发展脉络，通过一个侧面透视了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相互适应融合的过程以及经济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一些有类似问题的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 访谈个案二十八：肖某

我走进肖某的房间时已经过了8点钟了，她正在灶台前做饭，看见我进来，有些惊讶，等我说明来意，她一边做饭，一边执意要我坐下稍等。我坐在一个用来当凳子的电线轴上，留意打量着屋里的陈设和女主人。屋子有七八平米，是堂屋旁的一个耳房，老房子的举架都很高，所以并不觉得很热。一角放着一张搭起的双人床，蚊帐、被褥都还挺新，而且相当干净，床旁边是一个简易的床头柜，上面放着电扇和几个小孩玩的塑料玩具。屋子的一角照例布置着灶台，煤气上的高压锅正嘟嘟地冒着热气，肖某解释说用高压锅煮饭快、省火。她在一边盆里洗着青菜，洗好了捞出一旁控水，洗菜的水好象是洗米水，剩下还倒回桶里，可能一会儿洗衣要用，这里的水实在金贵。案板上的塑料袋里有两根腊肠，肖某把它们拿出来，小心地切成片，又包了些蒜切好。这个贤惠能干的主妇还很年轻，

不过二十六七岁，人长得蛮俊俏，皮肤白白的。只是刚收工还未及整理，额头上的汗珠和稍凌乱的头发带出几分倦意。她说，爱人今晚要加班到九点多，先把饭煮好，菜切好，等他回来炒了一起吃（腊肠是今天特别的加餐）。我问她为什么也回来这么晚，她笑着说自己在做“兼职”，五点半下班后，到当地一户人家做两个小时钟点工，一个月 200 元。负责打扫三层楼的卫生，洗衣服。她说主人家一般都会留她吃饭，可是她都要回来吃，觉得家里吃得塌实。平时肖某做拣选塑料的工作，这种细致的活一般都由妇女来干，就是在加工之前的分类，简单清理，以及粉碎清洗后把杂质挑走，肖某说活不累，虽然没有定额，但有些老板会监督，干得慢了会说。她说，老板也有“好”有“坏”，有些还是挺体谅工人的，不过现在实在活儿不多，所以打钟点工补贴家用。大哥做的是清洗塑料的工作，今天新到了一批货，所以要加班，每小时 5 元，肖某摇摇头，说打工的人很难，再小的钱也要挣，平时他们都不吃肉，只是炒菜放点猪油，今天下班晚了，只好买点熟肉，给丈夫补充补充营养。谈到老家那边，孩子还小，交给老人带着，一年不见都很想，一个月一般和家里通两三次电话，早已经不写信了。

我问到住在当地还习惯吗？肖某说，刚来的时候，当地人还欺生，近些年来好了很多，大家相处逐渐融洽。就是用水太不方便了，而且水质不好，白色的衣服洗出来就变了颜色。除此之外，肖某觉得一切还都满意。夫妻俩都还年轻，可以多赚点钱，为了子女，辛苦一点是值得的。

#### 补记：

可能相对于年纪大的打工者，年轻人要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容易适应异乡的生活，他们把未来的希望全部建立在自己勤劳的双手上，对生活充满信心。

#### 访谈个案二十九：吴某

我们决定去贵屿的另外一个村南洋去看看，据说，这边的经济发展没有龙港好，主要以拆解回收为主要行业，沿路有很多低矮的平房，邻街的一面用竹篱围出一块空地。透过篱笆往屋里张望，房间里没有照明，光线很暗，隐约看到一些工人正在把大型的电脑类的机器拆成部件，分堆放好。外面的空地上，一些妇女戴着草帽，在烈日下用螺丝刀、钳子等工具把固定在部件上的零件拆下来，也分类放置；也有些坐在小煤炉前，用火把电路板烤软，用钳子把上面的集成电路拔下来，再把焊点上的锡烤融收集起来。这种工作发出很刺鼻的气味，和热空气混合在一起，让人有窒息的感觉，他们每人身旁都放置一个小电扇，边烤边把烟吹出去，但谁也没带口罩。我们发现地面上的零件不限于电脑，还有电话、门铃、收录机、蓄电池等。听说因为几次环境整治检查，政府要求把这些露天半露天的作坊式拆解厂屏蔽起来，起码从街上过的时候，不要让人一下就一直看到里面。烤电路板的行业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现在的烟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浓了。南洋的街道也很破旧了，铺路的石块翘起来斜在一边，下完雨，出现了一个个积水的大

坑。我们的摩托车驶过一条小河，看到生活垃圾和拆解废弃的零件一直堆到河里，情形堪忧。

南洋的老屋区也比龙港破旧一些，南方的雨水多，房子的木质部分已经变黑，墙壁上布满斑驳的水印，石头的基础部分也因为菌类藓类的滋生显出晦暗的颜色。生活垃圾有些就堆在屋角，看样子这里的社区管理不很严格。我们拐进一个院子，开门的地方是正屋的侧房，象是废弃了很久，屋里堆满了茅草，光线暗淡，隐约看见几只瘦瘦的小鸡在草里探头探脑。顺着滴水檐走进耳房，里面搭了三张双人床，地上还用木板垫了一个铺位，听说是三家合住这七八平米的小屋，每家每月分摊 20 元，床上好像躺着一个孕妇在睡觉，不知是因为房间暗还是什么，屋里的陈设显得灰暗而不整洁。我们从耳房走入堂屋，堂屋里乱堆着些旧家具，七八个男男女女正坐着聊天。我在一个妇女身边坐下，慢慢和她攀谈起来。

她姓吴，四十岁了，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肤色偏黄，头发用夹子挽到脑后，衣着蛮得体，言谈间非常谨慎，可能对我们此来的目的存有戒心，一般是问一句说一句，不主动解释或发挥。我问到为什么白天有这么多人闲在家里，她无奈的说，最近没什么活干，有些是家里有小孩要照顾，有些是干累了要休息几天。我看到屋子里最小的孩子可能只有一岁左右，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听说是假期刚被父母带到这边来，孩子们都显得有些茫然，可能和大人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有关。吴大姐是四川人，这里住的都是老乡，她和丈夫来这里三年了，夫妻俩主要干用螺丝刀把零件拆下来的活，女的 25 元/天，男的 28 元/天。现在生意清淡，一个月除去生活费还能剩 500—700 元。家里有三个孩子在念书，两个念初中，一个念小学，每年孩子的学费加起来要 3000 多元。两个初中的孩子是在镇里上中学，每星期背米到学校，自带咸菜，家里还会稍给些零花钱。家里的地老人种，无外乎种些粮食满足口粮，真正的经济来源还要靠夫妻俩打工。现在农村的负担不重，村里出来打工的人很多，没有什么限制。

说起这里的生活，吴某说物价太贵了，自己做饭吃，只敢买青菜，早上要卖到一块多，晚上五六毛，猪肉六元多一斤，鸡蛋三个一块钱。谈起她的工作，因为主要是用物理方法拆卸，只要熟练问题都不是很大，不过一些机器也有带腐蚀性的零件，如蓄电池，工作的时候不许戴手套，碰到有毒的东西就拿工具慢点拆，一天下来脏得很。

和当地的人相处的怎样呢，我问。她撇撇嘴，说这里的人太凶了，经常欺负他们。因为这里的人盖新式房搬出去住的不多，所以老屋这边外来人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说到这儿，旁边一个哄孩子的妇女插话进来，她的孩子只有一岁多，是在这里生的，小女孩却淘气得象男孩子一样，要妈妈寸步不离的看着。这位董大姐说，当地人在街上见了绝对不会理你，遇到了还要给他们让路，要是小孩打闹或者哪怕是碰了他们养的鸡，都要骂人，有时还动手。他们自己的东西，单车或高压锅，要是新的看不牢就给你拿走了。不知这其中有没有夸大的成分，但是看的出来，他们在这里和当地人相处得确实不甚愉快，可能也是造成他们心理负担的一个因素。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从旁边走过，我问她们她是做什么的，得知她在邻镇的

文胸厂上班，拿固定工资，一个月 700—800 元，操作缝纫机。“那不是很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做这种活呢，正好适合妇女，”我问。她们说工厂管得很严，固定上下班，不能自己灵活掌握时间。像她们这样孩子需要照顾的人不能适应；况且，她们说，在这里打零工，工钱是一批活完了就立刻结清，在工厂里一般一年里就支取第一个月的工钱给你做生活费，其他要到年底才发，周期长又不牢靠。

### 补记：

这次访谈结束了，我们同行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发现外来工普遍反映当地人态度恶劣，可能是因为当地也还存在很穷的人，甚至连打工者的条件都赶不上。但据说他们还是什么活也不干，有空就在家打牌。虽然这种描述不一定准确，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当地人充满敌意的原因。

### 访谈个案三十：李大姐

夜幕降临，我们乘车来到南阳一个湖南打工者的居住点。由于我们的向导和他们先打了招呼，等我们一下车，发现已经有三五个人站在屋外的空场等我们了。随着他们进了院子，北林这边的房子普遍都比较破旧，可能有十多年了。这个院子很小，总共只有三间房和一个辟为厨房的小间。三间房子每间只有七平方米左右，整个住了有十几口人。不过正是吃饭时间，大家吵吵嚷嚷，轮流做饭，显得很热闹。

我走进左侧的屋子，在床上坐了下来，有个小姑娘走进来，冲我点头笑了笑，又出去了，可以看出我们来得有点早，大家正忙着做饭，洗漱。正在这时，一个年轻妇女，怀里抱着一个胖娃娃走进来，她冲我咧嘴一笑，坐在我身旁主动和我聊了起来。她的儿子才五个月大，像年画上的娃娃一样可爱，手脚都是圆圆的，还不怎么认识人，一副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神情。这位李大姐也是一位幸福、乐天、开朗的妈妈，人很富态，湖南人的泼辣、直率有很强的感染力，后来见到了她的丈夫，倒可以用文静来形容了，可见李大姐在家是独当一面。她听着我夸她的小孩漂亮，由衷的感到高兴和骄傲，于是就打开了话匣子。

他们老家在湘西靠近吉首的地方。断断续续来这里已经有七八年了，家里还有一个男孩上小学。李大姐原来和丈夫一直在这里干烧电路板的活，怀了这个孩子以后，听人说对小孩不好，就再没干过，现在孩子生下来，又要人带，所以一直没去工作，靠丈夫一天二十多元的工资，生活很紧，“要是这个小祖宗再生点什么病，”李大姐慈爱地逗着怀里的孩子，“还要贴钱进去”。李大姐的丈夫现在还在干烧电路板的活，刚开始时工作一天下来觉得很难受，喘不上气来，慢慢习惯了现在也不觉得什么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对身体不好，可是出来打工，挣的就是辛苦钱，哪里还计较的了那么多。

我问起为什么不挑选其他的工作、其他的地点，条件可能会好一些。李大姐

说，这里行业和聚居地都形成了地方垄断，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各有各的地盘，其他人很难越过这个界限去找工作，反正自己过段时间就带孩子回老家，丈夫可能也不会在这里久待了。她动情的说，在外面挣钱再多，他们这些人也总还要回去的，家乡是永难割舍的。

说起和当地人的关系，李大姐的精神头来了，说起她刚来时的“壮举”。刚来这里的时候，也没人对她说当地人的霸道，一次她去河边洗衣服，一个本地的妇女过来，蛮横地让她让开地方，她不理，那个人把她的衣服都扔进河里，她也不甘示弱回敬之，两个人就打起来，最后那个当地人不小心掉到河里。她当时还挺高兴，回来跟别人一说，别人告诉她本地人的厉害，吓得她好几个星期没敢出门。有一个假期，大儿子过来这边玩，因为调皮和当地孩子打架，父母总要上门赔礼道歉。有一次孩子还被人扣住不放，多亏机灵自己跑回来。所以这个儿子无论如何李大姐都不放心在这里抚养。

这里治安也太差，到了晚上一般不敢出去，被人抢了打了只能认倒霉。同时她还补充说这里的人素质太低，有些老板字也不会写几个，每到发工钱的时候，都要让她丈夫帮忙记帐。

#### 补记：

看得出，李大姐一家在这里的生活是时常会受到和本地人矛盾的困扰的，虽然老乡多，但毕竟是外来人和弱势群体。他们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背井离乡，但终究是暂时的，在我看来，就包括现在大家认为的难解难分的矛盾，可能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毕竟双方是相互依存的。